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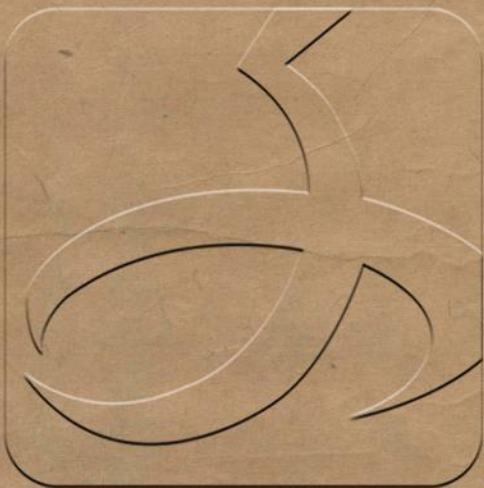
In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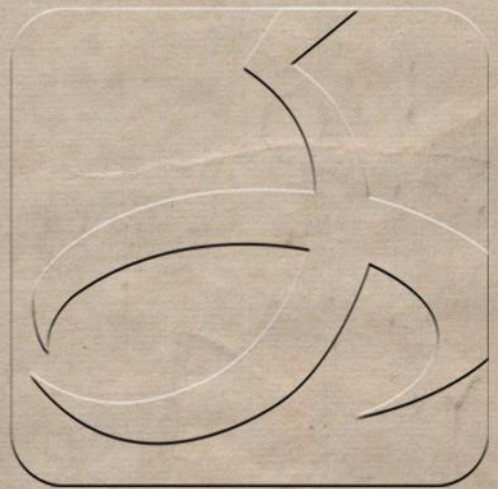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聊齋志異新評卷十五

淄川

蒲松齡

爾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士

評

廣順

但明倫

雲湖

新評

念秧

異史氏曰人情鬼蜮所在皆然南北衝衢其害尤烈如  
強弓怒馬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夫人而知之矣或有鬪  
囊刺橐攫貨於市行人回首財貨已空此非鬼蜮之尤  
者耶乃又有萍水相逢甘言如醴其求也漸其入也深

秀才多好  
高故先以  
奉承誠之

悞認傾蓋之交遂懼喪資之禍隨機設阱情狀不一俗  
以其言辭慢濶名曰念秧今北途多有之遭其害者尤  
衆余鄉王子巽者邑諸生有旋先生在都為旗籍太史  
將往探訊治裝北上出濟南行數里有一人跨黑衛馳  
與同行時以閒語相引王頗與問答其人自言張姓為  
棲霞隸被令公差赴都稱謂攜卑祇奉殷勤相從數十  
里約以同宿王在前則策蹇追及在後則止候道左僕  
疑之因厲色拒去不使相從張頗自慚揮鞭遂去既暮  
休於旅舍偶步門前則見張就外舍飲方驚疑間張望

見王垂手拱立謙若厮僕稍稍問訊王亦以汎汎適相  
值不為疑然王僕終夜戒備之雞既唱張來呼與同行  
僕咄絕之乃去朝曦已上王始就道行半日許前一人  
跨白衛年四十已來衣帽整潔垂首蹇分盹寐欲墜或  
先之或後之因循十餘里王怪問夜何作致迷頓乃爾  
其人聞之猛然欠伸言我清苑人許姓臨淄合高繁是  
我中表家兄設帳於官署我往探省少獲餽貽今夜旅  
舍悞同念秧者宿驚惕不敢交睫遂致白晝迷悶王故  
問念秧何說許曰君客時少未知險詐今有匪類以甘

言誘行旅。角緣與同休止。因而乘機騙賺。昨有葭李親。以此喪資。谷吾等皆宜警備。王領之。先是臨淄宰與王有舊。王曾入其幕。識其門客。果有許姓。遂不復疑。因道溫涼。兼詢其兄况。許約暮共主人。王諾之。僕終疑其偽。陰與主人謀。遲留不進。相失。遂香翼。日日卓午。又遇一少年。年可十六七。騎健驃。冠服秀整。貌甚都。同行久之。未嘗交一言。日既西。少年忽言曰。前去屈律店。不遠矣。王微應之。少年因咨嗟欲歔。如不自勝。王畧致詰問。少年歎曰。僕江南金姓。三年膏火。冀博一第。不圖竟落孫

始而祇奉  
也。咄絕之  
而。知彼成  
嚴矣。固即  
以其所戒  
者。投之使  
彼不疑而  
且與我同  
心。戒之則  
內應已伏  
矣。然後點  
兵。命將惑  
其耳目亂

山家兒為部中主政。遂載細小來。冀得排遣。生平不習。跋涉。撲面塵沙。使人憊憊。因取紅巾拭面。歎咤不已。聽其語。操南音。嬌婉若女子。王心好之。稍稍慰藉。少年曰。適先馳出。眷口久望不來。何僕輩亦無至者。日已將暮。奈何。遲留瞻望。行甚緩。王遂先驅相去。漸遠。晚投旅邸。既入舍。則壁下一牀。先有客解裝。其上王問主人。即有一人入。攜之而出。曰。但請安置。當即移他所。王視之。則許也。王止與同舍。許遂止。因與坐談。少間。又有攜裝入者。見王許在舍。返身遽出。曰。已有客在。王審視。則途中

其心思或前或後或出或沒四尾相應若臨大敵者乎及其策動也日是役也功在役庭

不直說駁不駁說賄使人不疑賊才賊得

少年也。王未言許，急起曳留之。少年遂坐許，乃展問邦族。少年又以途中言為許，告俄頃解囊出貲，堆累頗重。秤兩餘付主人，囑治散酒以供夜話。二人爭勸止之，卒不聽。俄而酒炙並陳，筵間少年論文甚風雅。王問江南闡中題，少年悉告之，且自誦其承破及篇中得意之句。言已，意甚不平，共扼腕之。少年又以家口相失，夜無僕役，思不解牧圉。王因命僕代攝莖，且少年深感謝，居無何，忽蹴然曰：生平蹇滯出門，亦無好況。昨夜逆旅與惡人居，擲骰叫呼，聒耳沸心，使人不眠。南音呼骰為兜許。

想入非非

眾兵阿面會集不比初時設伏誘師一味用柔也強代擲而偽

不解固問之。少年手摹其狀，許乃笑於橐中，出色一枚曰：是此物否？少年諾許，乃以色為令，相歡飲酒。既闌，許請其擲贏一東道主。王辭不解許，乃與少年相對呼盧。又陰囑左曰：君勿漏言。蠻公子頗充裕，年又雛，未必深解五木訣。我贏此須明當奉屈耳。二人乃入隔舍，旋聞轟賭甚鬧。王潛窺之，見棲霞隸亦在其中。大疑展衾自臥。又移時，眾其拉王賭。王堅辭不解，許願代辨。梟雉王又不肯，遂強代王擲。少間就榻報王曰：汝贏幾籌矣。王睡夢應之，忽數人排闥而入，番語啁噉，首者言佟姓為。

報籌便通  
我而陳矣

愬之不動  
又復餌之  
餌之不巳  
而復脅之  
至脅之不  
得乃以情  
愚之而為  
拔幟易幟  
之計以詭  
之夫而後  
明修棧道  
暗度陳倉  
大獲全勝  
而載輜重

雲矣

然則欲作  
念秧者必  
極穉之年  
甚都之貌  
而且其甚  
麗之妻然  
後可也既  
具此全材  
則為倡為  
優不猶愈  
於此于五  
炫王求售  
而自薦於  
圍僕其術  
愈苦其計  
愈不可恃

旗○下○邏○捉○賭○者○時○賭○禁○甚○嚴○各○大○惶○恐○佟○大○聲○嚇○王○王  
亦○以○太○史○旗○號○相○抵○佟○怒○解○與○王○敘○同○籍○矣○請○復○搏○為  
戲○眾○各○復○搏○佟○亦○賭○王○謂○許○曰○勝○負○我○不○預○聞○但○願○睡  
無○相○溷○許○不○聽○仍○往○來○報○之○既○散○局○各○計○籌○馬○王○負○欠  
頗○多○佟○遂○搜○王○裝○囊○取○償○王○憤○起○相○爭○金○捉○王○臂○陰○告  
曰○彼○都○匪○人○其○情○叵○測○我○輩○乃○文○字○交○無○不○相○顧○適○局  
中○我○贏○得○如○千○數○可○相○抵○此○當○取○償○許○君○者○今○請○易○之  
便○令○許○償○佟○君○償○我○不○過○暫○掩○人○耳○目○過○此○仍○以○相○還  
終○不○然○以○道○義○之○友○遂○實○取○君○償○耶○王○故○長○厚○亦○遂○信

之○少○年○出○以○相○易○之○謀○告○佟○乃○對○眾○發○王○裝○物○估○入○已

囊○佟○乃○轉○索○許○張○而○去○少○年○遂○襍○被○來○與○王○連○枕○衾○禱

皆○精○美○王○亦○招○僕○人○臥○榻○上○各○默○然○安○枕○久○之○少○年○故

作○轉○側○以○下○體○臃○就○僕○僕○移○身○避○之○少○年○又○近○就○之○膺

着○股○際○滑○膩○如○脂○僕○心○動○試○與○狎○而○少○年○殷○勤○甚○至○矣

息○鳴○動○王○頗○聞○之○雖○甚○駭○怪○而○終○不○疑○其○有○他○也○味○爽

少○年○卽○起○促○與○早○行○且○云○君○寒○度○殆○夜○所○寄○物○前○途○請

相○授○耳○王○尚○無○言○少○年○已○加○裝○登○騎○王○不○得○已○從○之○驟

行○駛○去○漸○遠○王○料○其○前○途○相○待○初○不○為○意○因○以○夜○間○所

矣吳生之事固不察可知也

聊齋志異新編卷五

聞問僕僕實告之王始驚曰今被念秧者騙矣焉有臣室名士而毛遂於圍僕者又轉念其談詞風雅非念秧者所能急追數十里踪跡殊香始悟張許佟皆其一黨一局不行又易一局務求其必入也償債易裝已伏一圖賴之機設其攜裝之計不行亦必執前說篡奪而去為數十金委綴數百里恐僕發其事而以身交驩之其術亦苦矣後數年而有吳生之事

邑有吳生字安仁三十喪偶獨宿空齋有秀才來與談遂相知悅從一小奴名鬼頭亦與吳僮報兒善久而知

噓幄中有  
人不能賭  
之軍師則  
慮麼不足  
慮矣應古  
曰乘其墮  
弗克攻吉  
又曰億喪  
其蹄于九  
陵勿逐七  
日得又曰  
見豕負塗  
載鬼一車  
先張之弧  
後說之弧  
匪寇婚媾

其為狐吳遠遊必與俱同室之中人不能睹吳客都中

將旋里聞王生遭念秧之禍因戒僮整備狐笑言勿須

此行無不利至塚一人繫馬坐煙肆裘服齊楚見吳過

亦起趨承從之漸與吳語自言山東黃姓提堂戶部將

東歸且喜同途不孤寂於是吳止亦止每共食必代吳

償直吳陽感而陰疑之私以問狐狐但言不妨吳疑乃

釋及晚同尋寓所先有美少年坐其中黃入與拱手為

禮喜問少年何時離都荅云昨日黃遂拉與其寓向吳曰此史郎我中表弟亦文士可佐君子談騷雅夜話當

聊齋志異新編卷五

六十五

不寥落。乃出金貨治具其飲。少年風流蘊藉，遂與吳大  
相愛悅。飲間輒目示吳作觴斝，罰黃強使酌，鼓掌作笑。  
吳益悅之。既而史舉黃謀博賭，共產吳遂各出囊金爲  
質。狐囑報兒暗鎖板扉，囑吳曰：「倘聞人喧，但寐無吡。吳  
諾。吳每擲小注，則輸大注，輒贏。更餘計得二百金。史黃  
錯囊垂罄，議質其馬。忽聞槌門聲甚厲，吳急起投毬於  
火，蒙被假臥。久之，聞主人覓鑰不得，破扃啟關，有數人  
洶洶入，搜投博者。史黃並言：「無有一人。」竟將吳被指爲  
賭者。吳叱咄之，數人強檢吳裝，方不能與之，搗拒。忽聞

門外輿馬呵殿聲，吳急出，嗚呼衆始懼，曳入之。但求勿  
聲。吳乃從容苞苴付主人，鹵簿既遠，衆乃出門去。黃與  
史共作驚喜狀，取次覓寢。黃命史與吳同榻，吳以腰囊  
置枕頭，方命被而睡。無何，史啟吳衾，裸體入懷。小語曰：  
「愛兄磊落，願從交好。」吳心知其詐，然計亦良得，遂相俛  
抱。史極力周旋，不料吳固偉男，天爲鑿袖，嘖呻殆不可  
任。竊竊哀免。吳固求說事，手捫之，血流漂杵矣。乃釋令  
歸。及明，史憊不能起，托言暴病。但請吳黃先發，吳臨別  
贈金爲藥餌之費。途中語狐，乃知夜來鹵簿皆狐爲也。



黃於途益詣事吳暮復同舍斗室甚隘僅容一榻頗煖  
潔而吳狹之黃曰此臥兩人則隘君自臥則寬何妨食  
已徑去吳亦喜獨宿可接狐友坐良久狐不至條聞壁  
上小屏有指彈聲吳拔關探視一少女艷妝遽入自扇  
門戶向吳展笑佳麗如仙吳喜致研詰則主人之子婦  
也遂與狎大相愛悅女忽潛然泣下吳驚問之女曰不  
敢隱匿妾實主人遺以餌君者曩時入室即被掩執不  
知今宵何久不至又嗚咽曰妾良家女情所不甘今已  
傾心於君乞垂拔救吳聞駭懼計無所出但遣速去女

問其爲於  
其意之所  
到者破之  
更於其意  
之所未到  
者抉之彼  
能沙者何  
能開口

惟俛首泣忽聞黃與主人搥闔鼎沸但聞黃曰我一路  
祇奉謂汝爲人何遂誘我弟室吳懼逼女令去聞壁屏  
外亦有騰擊聲吳倉卒汗如流審女亦伏泣又聞有人  
勸止主人王人不聽推門愈急勸者曰請問主人意將  
胡爲如欲殺耶有我筆客數輩必不坐視冤暴如兩人  
中有一逃者抵罪安所辭如欲賞之公庭耶惟薄不修  
適以取辱且爾宿行旅明明陷詐安保女子無異言三  
人張目不能語吳聞竊感佩而不知其誰初扉門將閉  
卽有秀才其一僕來就外舍宿攜有香醞遍酌同舍勸

黃及主人尤殷。兩人辭欲去。秀才牽裾苦不合去。彼乘間得遁。操杖奔吳。所秀才聞喧。始入勸解。吳伏窗窺之。則狐友也。心竊喜。又見主人意稍奪。乃大言以恐之。又謂女子何默。不一言。女啼曰。恨不如人為驅役賤務。主人聞之。面如死灰。秀才叱罵曰。爾輩禽獸之情亦已。畢露此客子所其憤者。黃及主人皆釋刀杖長跽而請。吳亦啟戶出頭。大怒。詈秀才。又勸止。吳兩始相解。女子不歸。妙。又啼甯死不歸。內奔出。嫗婢粹女令入。女子臥地哭。益哭更妙。哀。秀才勸主人以重價貨吳。生主人俛首曰。作老娘三。

其言曰老  
娘倒縋  
免吾以一  
語贈之曰  
賠了夫人  
又折兵

此念袂可  
云全軍覆  
沒矣。騎者  
善墮人道  
也。即天道  
也。狐何力  
之有焉。

十年今日倒縋孩兒亦復何說。遂依秀才言。吳固不肯。破重貲。秀才調停。主客間議定五十金。人財交付。後晨鐘已動。乃其促裝載女子以行。女未經鞍馬。馳驅頗殆。平間稍休。將行。喚報兒。不知所在。日已西斜。尚無跡。響頗懷疑。誘遂以問狐。狐曰。無憂。將自至矣。星月已出。報兒始至。吳詰之。報兒笑曰。公子以五十金。肥奸僮竊。所不平。適與鬼頭計。反身索得。遂以金置几上。吳驚問。其故。益鬼頭知女止一兄。遠出十餘年。不返。遂幻化作。其兒狀。使報兒冒弟。行人門。索姊妹。主人惶恐。詭托病。

殂二僮欲質官主人益懼賄之以金漸增至四十二僮乃行報兒具述其故吳即賜之吳歸琴瑟簫笛家益富夫婦皆以身服想是前世欠來細詰女子曩美少即其夫蓋史即金也襲一櫛紉帔云是得之山東王姓者蓋其黨與甚眾逆放主人皆其一類何意吳生所遇即王子異連天叫苦之人不亦快哉古言騎者善墮信夫

吳以狐言而疑釋到處皆入港彼必曰是易與耳所以同尋寓所而少年先在其中且直拉與其寓不似與王同寓之故作態也目示手語已知其惑故謀賭

亦較前直捷使負在吳則攫囊去耳宜負而乃勝破扁者搜博者將被者檢裝者亦將開然散矣不有阿殿聲將誰訴乎計既不行不得已而為苦肉之計又不得已而為局陷之謀乃貌茲烏道徒傷力士之椎隱矣仙源竟泛漁人之棹機已巧而愈拙事以假而成真餌之者垂芳以投吞之者脫鉤而去焉得行李之往來盡借此友朋殄斯墟域

倒棚孩兒

倦遊錄宋苗振召祖館職晏殊曰君久從仕必疎筆研宜少溫習振曰豈有三十老

娘而倒棚孩兒者乎既而被鬼域見卷十黜晏日苗君倒棚孩兒矣四胭脂萍水相逢

見卷四 阿織 傾蓋 見卷四 喪資 易巽 王子巽 有旋先

生名 穆字子下 號息軒 淄川戶部侍郎 齋宗子 順治

命將討賊 補公 奎儀 衛旋 攻 塞 見卷二 鳳 中表 見卷

香 葭葦 親 見卷二 屈律 店 北 偶 談 屈 作曲 孫山 見卷

生 牧園 左 傳 僖 二 十 八 年 不 有 行 者 日 一 壘 蓋 見 卷 十 三

逆旅 見卷二 東道 王 巧 娘 呼 盧 見卷二 五木 訣 見

符 梟 雉 見卷二 排闥 見卷二 叵 測 見卷六 毛 遂 見卷

娘 超 乘 見卷五 中表 見卷二 怡 具 見卷一 無 毗 見卷

娘 錯 囊 見卷八 扇 見卷一 苞 苴 唐書 裴寬 曰 寬 義 不

句 裏 鹵 簿 見卷一 鑿 柄 見卷二 鳳 鼎 沸 見卷一 帷 薄

不 修 見卷九 調 停 見卷二 促 裝 見卷一 儻 見卷一 勞

騎者善墮 古語善游者 善 一 墮

武孝廉

武孝廉石某囊貲赴都將求銓敘至德州暴病唾血不

起長臥舟中僕募金亡去石大患病益加貧糧斷絕榜

人謀委棄之會有女子乘月夜來臨泊聞之自願以舟

載石榜人悅扶石登舟石視之婦四十餘被服粲麗

神采猶都呻吟感謝婦臨窻曰君夙有瘵根今魂魄已

遊墟墓石聞之噉然哀哭婦曰我有丸藥能起死苟病  
瘳勿相忘石灑泣矢盟婦乃以藥餌石半日覺少痊婦  
卽榻供甘旨殷勤過於夫婦石益德之月餘病良已石  
膝行而前敬之如母婦曰妾獨無依如不以色衰見  
憎願侍巾櫛時石三十餘喪偶經年聞之喜悃過望遂  
相燕好婦乃出藏金使入都營幹相約返與同歸石赴  
都黃祿選得本省司閫餘金市鞍馬冠蓋赫奕因念婦  
臘已高終非良偶因以百金聘王氏女爲從室心中悚  
怯恐婦聞知遂避德州道迂途履任年餘不通音耗有

石中表偶至德州與婦爲鄰婦知之詣問石況某以實  
對婦大罵因告以情某亦代爲不平慰解曰或署中務  
冗尙未假遑乞修尺一書爲嫂寄之婦如其言某敬以  
達石石殊不置意又年餘婦自往歸石止之於旅舍託  
官署司賓者通姓氏石令絕之一日方燕飲聞喧詈聲  
釋杯凝聽則婦已塞簾入矣石大駭面色如土婦指罵  
曰薄情郎安樂耶試思富若貴何所自來我與汝情分  
不薄卽欲置婢妾相謀何害石累足屏氣不能復作聲  
久之長跪自投詭辭乞宥婦氣稍平石與王氏謀使以

妹禮見婦王氏雅不欲石固哀之乃往王拜婦亦答拜  
曰妹勿懼我非悍妒者曩事實人情所不堪卽妹亦當  
不願有是郎遂爲王緬述本末王亦憤恨因與交詈石  
石不能自爲地惟求自贖遂相安帖初婦之未人也石  
戒閹人無通至此怒閹人陰詰讓之閹人固言管鑰未  
發無入者不服石疑之而不敢問婦兩雖言笑而終非  
所好也幸婦嫺婉不爭又二餐後掩闌早眠並不問良  
人夜宿何所王初猶自危見其如此益敬之但往朝如  
事姑嫜婦御下寬和有體而明察若神一日石失印綬

合署沸騰屑屑還往無所爲計婦笑言勿憂竭井可得  
石從之果得之叩其故輒笑不言隱約間似知盜者姓  
名然終不肯洩居之終歲察其行多異石疑其非人常  
於寢後使人矚聽之但聞牀上終夜作振衣聲亦不知  
其何爲婦與王極相愛憐一夕石以赴臬司未歸婦與  
王飲不覺過醉就臥席間化而爲狐王憐之覆以錦褥  
未幾石入王告以異石欲殺之王曰卽狐何負於君石  
不聽急覓佩刀而婦已醒罵曰虺蜮之行而豺狼之心  
必不可以久居曩所啖藥乞賜還也卽唾石面石覺森

語如老吏斷讞

寒如澆冰水。喉中習習作癢。嘔出。則丸藥如故。婦拾之。忿然逐出。追之。已杳。石中夜舊症復作。血嗽不止。半歲而卒。

異史氏曰。石孝廉翩翩若書生。或言其折節能下士。語人如恐傷壯年。歿謝士林悼之。至聞其負狐婦一事。則與李十郎何以少異。

狐以四十餘歲之姿。而自媒於三十餘歲之男子。非禮也。亦非耦也。然亦以生死肉骨之恩。誰無人心。而不知感又不第此。既生之且富貴之。又安能以不肖

之心待人。逆料其既得安樂。遂視之若弁髦哉。石以魂遊墟墓。冤冤無告之人。感之哀之。德之且至。如母敬之資其藏金。遂得司閭。新昏燕爾。忘所自來。此實人情所不堪者。婦雖排闥直入。究竟遜位無爭。乃並此三餐。閔飯亦不能容。而異類視之。佩刀加之。此則豺狼之心。虺蜮之行。不惟不可與久居。並不可使之復留於人世矣。薄情郎當血嗽不止時。亦曾記昔年舟中灑血矢盟否也。

榜人

見卷八 膝行 見卷一 彭海秋 膝行 畫皮

冠蓋

見卷四 金和尚

中表

見卷二 蓮香

尺一書

見卷二

閻人

見卷三

虺虺

爾雅一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注一名

反鼻虫此自

李十郎

蔣防霍小五傳人歷中李生名益年三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

拔萃侯試于天官每欲得佳偶長安媒鮑十一娘引至霍小王家玉故霍玉女玉薨易姓鄭氏見生極其歡愛誓不相舍生至家太夫人已與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小玉怏怏成疾生入城就親潛卜靜所不合人知一日與友人詣崇敬寺忽有一豪士揖之曰公非一一乎傲居去此不遠但願一過生與同行至鄭曲欲回豪士推入門內報曰一一來矣王聞生至超日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為厲鬼使汝妻妾不安遂絕月餘生就禮于盧氏忽帳外叱叱作聲視之見一男子藏身映幔連招盧氏後旬日生自外歸盧方鼓瑟忽見自門拋一班犀細花合子內有同心結墜于盧氏懷中生怒詰之盧氏終不自明生暴加捶楚訟于公庭而遣之

閻王

李久常臨胸人壺榼於野見旋風蓬蓬而來敬酌奠之後以故他適路旁有廣第殿閻宏麗一青衣自內出邀李李固辭青衣要遮甚殷李云素不識荆得無悞耶青衣云不悞便言李姓字問此誰家答云入自知之人進一層門見一女子手足釧扉上近視則其嫂也大駭李有嫂臂生惡瘡不起者年餘矣因自念何得至此轉疑招致意惡畏沮卻步青衣促之乃入至殿下上一人冠帶如王者氣象威猛李跪伏莫敢仰視王者命曳起之



猶是冥王  
欲李寄語  
此婦俾知  
罪戾而自  
改且以傲  
天下之爲  
婦而悍如  
若耳不然  
悍婦多矣  
冥司何能  
一一釘之  
如果皆釘

之乎萬千  
中何以適  
見此婦乎  
每見虧心  
入偏嘴強  
惜無有見  
其受冥罰  
而小語告  
之耳

慰之曰勿懼我以曩昔擾子杯酌欲一見相謝無他故也李心始安然終不知其故王者又曰汝不憶田野酌奠時乎李頓悟知其爲神頓首曰適嫂氏受此嚴刑骨肉之情實愴於懷乞王憐宥王者曰此甚悍妒宜得是罰三年前汝兄妾盤腸而產彼陰以針刺腸上傳至今臍腑當痛此豈有人理者李固哀之乃曰便以子故宥之歸當勸悍婦改行李謝而出則屏上無人矣歸視嫂嫂臥榻上創血殷席時以妾拂意故方致訴焉李遽勸曰嫂無復爾今日惡苦皆平日忌嫉所致嫂怒曰小郎

若個好男兒又房中娘子賢似孟姑姑任郎君東家眠西家宿不敢一作聲自當是小郎大好乾綱到不得代哥子降伏老媪李微晒曰嫂勿怒若言其情恐欲泣不暇矣曰便會不盜得王母籬中綫又未與玉皇香案吏一眨眼中懷坦坦何處可用哭者李小語曰針刺人腸宜何罪嫂勃然色變問此言之因李告之故嫂戰湯不巳涕泗流離而哀鳴曰吾不敢矣啼淚未乾覺痛頓止旬日而瘥由是立改前轍遂稱賢淑後妾再產腸復墮針宛然在焉拔去之腹痛乃瘳

異史氏曰或謂天下悍妒如某者正復不少恨陰網之

漏多也余謂不然冥司之罰未必無甚於釘扉者但無

回信耳

青衣

見卷一識荆李白文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韓小州 殷見卷一 青鳳

小郎

見卷九孟姑姑謂孟光見 王母籬中綫

玉皇香案吏

元植詩我是 謫居猶得伴蓬萊

布客

長清某販布為業客於泰安聞有術人工星命之學詣

問休咎術人推之曰運數大惡可速歸某懼囊資批下

途中遇一短衣人似是隸胥漸清與語遂相和悅屢希

餐飲呼與共啜短衣人甚德之某問所幹營答言將適

長清有所勾致問為何人短衣人出牒示令自審第一

即已名駭曰何事見勾短衣人曰我非生人乃嵩里山

山東四司隸役想子壽數盡矣某出涕求救鬼曰不能

然牒上多名拘集尙需時日子速歸處置後事然後相

招此即所以報交好耳無何至河際斷絕橋梁行人艱

涉鬼曰子行死矣一文亦將不去請即建橋利行人雖

頗煩費然於子未必無小益某然之及歸告妻子作周

一文亦將  
不去喚醒  
多少夢中  
人能以行

善勸人此  
隸役亦罕  
有以建橋事  
達冥司除  
孽名而延  
壽命究非  
作弊者比  
呼名酌奠  
卽司君聞  
之何害

身具尅日鳩工建橋久之鬼竟不至心竊疑之一日鬼  
忽來曰我已以建橋事上報城隍轉達冥司可矣謂此一  
節可延壽命今孽名已除敬以報命某喜感謝後再至  
泰山不忘鬼德敬齎楮錠呼名酌奠既出見短衣人匆  
遽而來日子幾禍我適司君方蒞事幸不聞不然奈何  
送之數武日後無復來倘有事北往自當迂道過訪遂  
別而去

星命之學

見卷五  
續黃梁

嵩里山

顧寧人山東考古錄泰安  
州西南二里俗名一一一

者嵩里山之訛也見封禪書及武帝紀乃若嵩里之  
名見于古挽歌不言其地自陸璣泰山吟始以梁父

高里並  
列誤

城隍

見卷一  
考一一

武陸判

農人

有農人芸於山下婦以陶器爲餉食已置器壠畔向暮  
視之器中餘粥盡空如是者屢心疑之因睨注以覘之  
有狐來探首器中農人荷鋤潛往力擊之狐驚竄走器  
囊頭苦不得脫狐顛墜觸器碎落出首見農人竄益急  
越山而去後數年山南有貴家女苦狐纏崇勒勒無靈  
狐謂女曰紙上符咒能奈我何女給之曰汝道術良深  
可幸永好顧不知生平亦有所畏者否狐曰我罔所怖

此狐頗質  
實

但十年前在北山時嘗竊食田畔被一人戴澗笠持曲  
項兵幾爲所戮至今猶悖文告父思投其所畏但不  
知姓名居里無從問訊會僕以故至山村向人偶語道  
旁一人驚曰此與吾曩年事適相符將無向所逐狐而  
能爲怪耶僕異之歸告主人主人喜卽命僕持馬招農  
人來敬白所求農人笑曰曩所遇誠有顧未必卽爲此  
物且旣能怪變豈復畏一農人貴家固強之使披戴如  
爾日狀入室以鋤卓地咤曰我日覓汝不可得汝乃逃  
匿在此耶今相值決殺不着言已卽聞狐鳴於室農人

益作威怒狐卽哀言乞命農人叱曰速去釋汝女見狐  
捧頭鼠竄而去自是遂安

崇見卷一

勅勒

捧頭鼠竄

見卷三  
紅玉

長治女子

陳歡樂潞之長治人有女慧美有道士行乞覓之而去  
由是日持鉢近廛閑適一警人自陳家出道士追與同  
行問何來警云適過陳家推道命道士曰聞其家有女  
郎我中表親欲求婚好但未知其甲子警爲之述之道  
士乃別而去居數日女繡於房忽覺足麻痺漸至股又

柳木人之  
事今多有  
之無論其  
有殺人之  
實証與否  
賢有司皆  
當究治之  
律以妖言  
惑衆之法  
亦足矣

漸至腰腹。俄而暈然。頓仆。定踰刻。始恍惚能立。將尋告  
母。及出門。則見茫茫黑波中。一路如綫。影而卻退。門舍  
居廬。已被黑水滄沒。又視路。土行人絕少。惟道士緩步  
於前。遂遙尾之。冀其同鄉。以相告語。走數里。以來忽睹  
里舍。視之。則已家門。大駭。曰。奔馳如許。固猶在村中。何  
向來迷罔若此。欣然入門。父母尙未歸。復仍至已房。所  
繡美履。猶在榻上。自覺奔波殆極。就榻憩坐。道士捉而  
掠之。女欲號。則瘖不能聲。道士急以利刃剖女心。女覺  
魂飄飄離壳而立。四顧家舍全非。惟有崩崖若覆。視道

士以已心血點木人上。又復叠指詛咒。女覺木人遂與  
已合。道士囑曰。自茲當聽差遣。勿得違悞。遂佩戴之。陳  
氏失女。舉家惶惑。尋至牛頭嶺。始聞村人傳言。嶺下一  
女子剖心而死。陳奔馳果其女也。泣以懇宰。宰拘嶺下  
居人拷掠。幾徧迄無端緒。姑收羣犯。以待覆勘。道士去  
數里外。坐路旁柳樹下。忽謂友曰。今遣汝第一差。往偵  
邑中審獄狀。去當隱身。候閣上。倘見官宰用印。卽當趨  
避。切記勿忘限汝辰去。已來遲一刻。則以一針刺汝心。  
中令作急痛。一刻刺二針。至三針。則使汝魂魄銷滅矣。

女聞之。四體驚悚。飄然遂去。瞬息至官廨。加言伏閣上。時嶺下人羅跪堂下。尚未訊詰。適將鈐印公牒。女未及避。而印已出。匣女覺。身軀重與紙格似。不能勝。噪然作響。滿堂愕。顧。命再舉響如前。三舉。翻墮地下。眾悉聞之。宰起祝曰。是冤鬼當便直陳。為汝昭雪。女哽咽而前。歷言道士殺已狀。遣已狀。宰差役馳去。至柳樹下。道士果在捉還。一鞠而服。人犯乃釋。宰問女冤雪何歸。女曰。將從大人宰曰。我署中無處可容。不如暫歸汝家。女良久曰。官署即吾家。我將入矣。宰又問首響已寂。退入宅。

中則夫人生女矣

曝然

莊子神農隱几擁杖而起

中表

見卷二蓮香

奔波

見卷二鳳陽士

鳳

見卷二蓮香

昭雪

見卷一珠兒

士偶

沂水馬姓者娶妻王氏琴瑟甚敦。馬早逝。王父母欲奪其志。王矢不他。姑憐其少。勸之。王不聽。母曰。汝志良佳。然齒太幼。兒又無出。每見有勉強於初而貽羞於後者。固不如早嫁。猶恒情也。王正容以死自誓。母乃任之。女命塑土肖夫像。每食酌獻如生時。一夕將寢。忽見土偶。

語亦真切  
天下有翁  
姑強婦守  
義其後終  
為門庭之  
玷者尤其

愚也靡他  
之矢即出  
其本心猶  
懼其解克  
有終也此  
何如事而  
乃欲強而  
成之乎  
忠孝節義  
格天地而  
贊鬼神決  
無絕嗣之  
理然從未  
有奇於此  
者

人欠伸而下駭心愕顧即已暴長如人真其夫也友懼  
呼母鬼止之曰勿爾感卿情好幽壤酸辛一門有忠貞  
數世祖宗皆有榮光吾父生有損德應無嗣遂至促我  
茂齡冥司念爾苦節故令我歸與汝生一子承祧緒女  
亦沾襟遂燕好如生平雞鳴即下榻去如此月餘覺腹  
微動鬼乃泣曰限期已滿從此永訣矣遂絕女初不言  
既而腹漸大不能隱陰以生母母疑涉妄然窺女無他  
太惑不解十月果舉一男向人言之聞者固不匿笑女  
亦無以自伸有里正故與馬有卻告諸邑令令拘訊鄰

此理可信

人並無異言今日聞鬼子無影有影者偽也抱兒日中  
影淡淡如輕煙然又刺見指血傅土偶上立入無痕取  
他偶塗之一拭便去以此信之長數歲口鼻言動無一  
不肖馬者羣疑始解

永訣 見卷二 蓮香 里正 見卷一 虎織

黎氏

龍門謝中條者佻達無行三十餘喪妻遺一子一女晨  
夕啼號縈累甚苦謀聘繼室低昂未就暫僱傭媪撫子  
女一日翔步山途忽一婦人出其後待以窺覘是好女

佻達無行  
取禍必矣  
然不及於  
其身輔麟  
子女無辜

先有不耐之心狼所

子年二十許心悅之戲曰娘子獨行不畏怖耶婦走不  
對又曰娘子纖步山徑殊難婦仍不顧謝四望無人近  
身側遽攀其腕曳入幽谷將以強合婦怒呼曰何處強  
人橫來相侵謝牽挽而行更不休止婦步履踈蹶困窘  
無計乃曰燕婉之求乃若此耶緩我當相就耳謝從之  
偕入靜壑野合既已遂相欣愛婦問其里居姓氏謝以  
實告亦問婦婦言妾黎氏不幸早寡姑又殞歿塊然一  
身無所依倚故常至母家耳謝曰我亦鰥也能相從乎  
婦問君有子女無也謝曰實不相欺若論枕席之事交  
凡作繼室者必問有否子女蓋不願有子女也此之

以乘機而入也

請狼入室已何肯言自殘子女人何于預

凡欲肆其狠毒者必先剪其羽翼除其腹心未有不思之爛熟者獨怪惑之者甘心

問則深願其有惟恐其好合而推之只是一酸心腸  
好者亦頗不乏祇是見啼女哭令人不耐婦躊躇曰此

大難事觀君衣服襪履軟樣亦只平平我自謂能辦但

繼母難作恐不勝誚讓也謝曰請無疑阻我自不言人

何于預婦亦微納轉而慮曰肌膚已沾有何不從但有

悍伯每以我為奇貨恐不久諧將復如何謝亦憂皇請

與逃竄婦曰我亦思之爛熟所慮家人一洩兩非所便

謝云此即細事家中惟一孤媪立便遣去婦喜遂與同

歸先匿外舍即入遣媪訖掃榻迎婦倍極懽好婦便操

作兼為兒女補綴辛勤甚至謝得婦愛異常日惟閉



從之而不  
惜家國一  
轍振古如  
茲曷勝浩  
嘆

殺肥騾只  
嘗一瓣便  
棄去見之  
者或以為  
其父之溺  
愛或以為  
其子之暴  
殄豈知其  
為債債索  
債者耶伊  
古以來如  
為孺子牛  
而折其齒  
之類可以

門相對更不通客月餘適以公事出反關乃去及歸則  
中門嚴閉扣之不應排闥而入渺無人跡方至寢室一  
巨狼衝門躍出幾驚絕入視子女皆無鮮血殷地惟二  
頭存耳返身追狼已不知所之矣  
異史氏曰士則無行報亦怪矣再娶者皆引狼入室耳  
况將於野舍逃竄中求賢婦哉

奇貨見卷二 殷見卷一  
酒友青鳳

柳氏子

膠州柳西川法內史之主註僕也年四十餘生一子惜

愛甚至縱任之惟恐拂既長蕩侈踰檢翁囊積為空無  
何子病翁故蓄善騾子曰騾肥可啗殺啖我我病可愈  
柳謀殺寒劣者子聞之即大怒罵疾益甚柳懼殺騾以  
進子乃喜然嘗一瓣便棄去疾卒不減尋斃柳悼歎欲  
死後三四年村人以香社登岱至山半見一人乘騾駛  
行而來怪似柳子比至果是下騾徧揖各道寒暄村人  
其駭亦不敢詰其死但問在此何作荅云亦無甚事東  
西奔馳而已便問逆旅主人姓名眾具告之柳子拱手  
曰適有小故不暇敘閒濶明日當相謁上騾遂去眾既

例推

不是主人  
精細所謂  
旁觀者清  
當局者迷

曰柳某曰  
畜產曰彼

是我何父  
曰願得而  
甘心曰便  
宜他中間  
夾以數子  
字讀之令  
人毛髮俱  
豎

歸寓亦謂其未必即來。明且俟之。子果至。擊驥廐柱。趨  
進笑言。衆謂尊大人日切思慕。何不一歸省侍。子訝問  
言者何人。衆以柳對。子神色俱變。久之。曰。彼既見思。請  
歸傳語。我於四月七日在此相候。言訖。別去。衆歸。以情  
致翁。翁大哭。如期而往。自以其故告主人。主人止之曰。  
曩見公子神情冷落。似未必有嘉意。以我卜也。殆不可  
見。柳涕泣不信。主人曰。我非阻君。神鬼無常。恐遭不善。  
如必欲見。請伏積中待其來。察其辭色。可見。則出。柳如  
其言。既而子果至。問柳某來否。答云。無子。盛氣罵曰。老

畜產那便不來。主人驚曰。何罵父。答曰。彼是我何父。初  
與結義為客侶。不圖包藏禍心。隱我血貲。悍不還。今願  
得而甘心。何父之有言。已出門。曰。便宜他柳在積中。歷  
歷聞之。汗流浹踵。不敢出氣。主人呼之。乃出。狼狽而歸。  
異史氏曰。暴得多金。何如其樂。所難堪者。償耳。蕩費殆  
盡。尚不忘於夜臺。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法內吏

名若真字漢猷號黃石亦號黃山順治乙酉  
以五經特賜中式授中書舍人丙戌成進

士授編修歷官江南安徽布政使○類書纂要翰苑

太史注僕武帝置位在丞相之上一日內翰一日內

史又曰主計僕見卷一長情嘗一擲見卷十寒暄見

神仙官主計僕見卷一長情嘗一擲見卷十寒暄見

二鳳陽逆旅見卷二以我卜也左傳宣十二年一

甘心見卷十狼狽見卷八荷見卷二夜臺見卷二李伯言

上仙

癸亥三月與高季文赴稷不同居逆旅季文忽病會高  
振美亦從念東先生至郡因謀醫藥聞哀鱗公言南郭  
梁氏家有狐仙善長桑之術遂其詣之梁四十已來女  
子也致綬綬有狐意入其舍複室中挂紅幕探幕以窺  
壁間懸觀音像又兩三軸跨馬操矛騶從紛沓北壁下  
有案案頭小座高不盈尺貼小錦褥云仙人至則居此

眾焚香列揖婦擊磬三口中隱約有辭祝已肅客就外  
榻坐婦立簾外埋髮支頤與客語具道仙人靈蹟久之  
日漸曛眾恐礙夜雞歸煩再祝請婦乃擊磬重禱轉身  
復立曰上仙最愛夜談他時往往不得遇昨宵有候試  
秀才攜肴酒來與上仙飲上仙亦出良醞酬諸客賦詩  
歡笑散時更漏向盡矣言未已聞室中細細繁響如蠅  
蝠飛鳴方凝聽間忽案上若墮巨石聲甚厲婦轉身曰  
幾驚怖煞人便聞案上作歎咤聲似健叟婦以蕉扇隔  
小座座上大言曰有緣哉抗聲讓座又似拱手為禮已

而問客何所諭教高振美遵念東先生意問見菩薩否  
荅云南海是我熟徑如何不見又閻羅亦更代否曰與  
陽世等耳閻羅何姓曰姓曹已乃為季文求藥曰歸當  
夜祀茶水我於大士處討藥奉贈何恙不已眾各有問  
悉為剖決乃辭而歸過宿季文少愈余與振美治裝先  
歸遂不暇造訪矣

高季文

名之駿康熙丁丑拔貢生授在平縣教諭未任卒

稷下

見卷十

逆旅

見卷二

巧娘

高振美

念東先生

名第字葱佩淄川人明崇禎己卯舉

人癸未進士本朝官吏部侍郎左遷再起為刑部

待郎奉命祭告南岳窮瀟湘山水之奇至紫霞洞

而返故又號紫霞道人哀鱗公

長桑之術

見卷

著有栖雲閣詩集行世

六劉海石緜緜詩衛風雄狐一窟

漏見卷一

菩薩

越人注

見卷一

南海

見卷三

侯靜山

高少宰念東先生云崇正閒有猴仙號靜山托神於河  
閒之叟與人談詩文決休咎娓娓不倦以肴核置案上  
陷飲狼籍但不能見之耳時先生祖寢疾或致書云侯  
靜山百年人也不可不晤遂以僕馬往招叟叟至經日  
仙猶未來焚香祠之忽聞屋上大聲歎贊曰好人家眾

驚顧俄檐閒又言之叟起曰大仙至矣羣從叟岸嶺出  
迎又聞作拱致聲既入室遂大笑縱談時少宰兄弟尙  
諸生方入闈歸仙言二公闈名亦佳但經不熟再須勤  
勉雲路亦不遠矣二公敬聞祖病曰生死事大其理難  
明因共知其不祥無何太先生謝世

舊有猴人弄猴於村猴斷鎖而逸不可追入山中數  
十年人猶見之其走驟忽見人則竄後漸入村中竊  
食果餌人皆莫之見一日爲村人所睹逐諸野射而  
殺之而猴之鬼竟不自知其死也但覺身輕如葉一

息百里遂往依河閒叟曰汝能奉我我爲汝致富因  
自號靜山云

長沙有猴頭繫金鍊嘗往來於士大夫家見之者必  
有慶幸之事予之果亦食不知其何來亦不知其何  
往也有九旬餘老人言幼時猶見其鍊上有脾有前  
明藩邸識記想亦仙矣

狼藉見卷一岸嶺見卷十

郭生

郭生邑之東山人少嗜讀但山村無所就正年二十餘

墨汁農泚  
其有陽秋  
節自下十  
行者亦不  
能及可以  
爲師矣

字畫多訛。先是家中患狐。服食器用輒多忘失。深患苦  
之一夜讀卷置案頭。被狐塗鴉。甚者狼籍不辨行墨。因  
擇其稍潔者輯讀之。僅得六七十首。心甚恚憤。而無如  
何。又積窻課廿餘篇。待質名流。晨起見翻攤案上。墨汁  
濃泚殆盡。恨甚。會王生者以故至山。素與郭善。登門造  
訪。見汚本問之。郭具言所苦。且出殘課示王。王諦玩之。  
其所塗畱。似有陽秋。又覆視殘卷。類冗雜可刪。訝曰。狐  
似有意。不唯勿患。當卽以爲師。過數月。回視舊作。頓覺  
所塗良確。於是改作兩題。置案上。以規其異。比曉又塗

不謂葉縲  
諸公稿已  
被斥於狐  
於家傳戶  
誦之中而  
汚漬幾無  
餘字可爲  
另具隻眼

之積年餘。不復塗。但以濃墨灑作巨點。淋漓滿紙。郭異  
之。持以白王。王閱之曰。狐真爾師也。佳幅可售矣。是歲  
果入邑庠。郭以是德狐。恒置雞黍。備狐啗飲。每市房書  
名稿。不自選擇。但決於狐。由是兩試俱列前名。入闈中  
副車時。葉縲諸公。稿風雅艷麗。家傳而戶誦之。郭有鈔  
本。愛惜臻至。忽被傾濃墨。椀許於上。汚漬幾無餘字。又  
擬題構作。自覺快意。悉浪塗之。於是漸不信狐。無何葉  
公以正文體被收。又稍稍服其先見。然有作一文。經營  
慘澹。輒被塗汚。自以屢拔前茅。心氣頗高。以是益疑狐

妄乃錄向之濃墨灑點者試之狐又盡泚之乃笑曰是真妄矣何前是而今非也遂不為狐設饌取讀本鎖箱籠中且見封固儼然啟視則卷面塗四畫粗於指第一章畫五之章亦畫五後即無有矣自是狐竟寂然後郭一次四等而次五等始知其兆已寓意於畫也異史氏曰滿招損謙受益天道也名小立遂自以為是執業繆之餘習狃而不變執不至一敗塗地不止也滿之為害如是夫

善學者進一境乃知前所歷之境不及今所到之境

而今所未到之境必遠勝今現到之境文境亦然屢拔前茅一鄉一邑之前茅耳鄉會闈中誰非拔前茅者而有勝有負又何以言之井底蛙自鳴得意宜其

敗也

陽秋國書桓彝曰褚季野有皮裏陽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也木作春秋以避晉諱故曰陽

秋塗鴉見卷一 狼藉見卷一 葉經

管仲杜甫丹青引謂將軍拂 前茅左傳宜一一

注前楚以茅為一敗塗地史記高帝紀天下方擾一

次四等兩次五等按國初副車無定額中副車

邵士梅

邵進士名士梅濟甯人初授登州教授有二老秀才投刺暗其名似甚熟識疑思良久忽憶前身便問齋夫某生居某村否又言其手範一胎合俄兩生入執手傾語歡若平生談次問高東海近况二生答瘼死甘餘年矣今一子尙存此鄉中細民何以見知邵笑云我舊戚也先是高東海素無賴然性豪爽輕財好義有負租而鬻女者傾囊代贖之私一娼娼坐隱盜官捕甚急逃匿高家官知之收高備極榜掠終不服尋死獄中其死之

日卽邵生辰後邵至某村卹其妻子遠近皆知其異此高少宰言之卽高公子翼良同年也

王漁洋云邵前生爲樓霞人與其妻三世爲夫婦事更奇也高東海以病死非瘼死邵自述甚詳

瘼死見卷十高少宰見前高公子翼良名

刺葉生順治甲午順天舉人已亥捷南官辛丑成進上授貴州平越縣知縣翼邑志作翼

邵臨淄

臨淄某翁之女大學李生妻也未嫁時有術士推其造決其必受官刑翁怒之既而笑曰妄言一至於此無論



欲甘心於悍婦稍稍有丈夫氣者皆然固不必有傷心於閨闈也至未嫁時而已決其必受官刑豈悍婦亦生命計定彼實不能自主耶

此特事不忍問亦不忍言

世家女。必不至公庭。豈一監生不能庇一婦乎。既嫁。悍甚。指罵夫壻。以爲常。李不堪其虐。忿鳴於官。邑宰邵公。准其詞。簽役立勾。翁聞之大駭。率子弟登堂。哀求寢息。弗許。李亦自悔。求罷。公怒曰。公門內豈作輟。盡由爾耶。必拘質審。既到。畧詰一二言。便曰。真悍婦。杖責三十。鬻肉盡脫。

異史氏曰。公豈有傷心於閨闈耶。何怒之暴也。然邑有賢宰。里無悍婦矣。誌之以補循吏傳之所不及者。

### 單父宰

青州民某。五旬餘。繼娶少婦。二子恐其復育。乘父醉。潛割。舉丸而藥糝之。父覺。托病不言。久之。創漸平。忽入室。刀縫綻裂。血溢不止。尋斃。妻知其故。訟於官。官械其子。果伏。駭曰。余今爲單父宰矣。並誅之。

邑有王生者。娶月餘。而出其妻。妻父訟之。時辛公宰淄。問王何故。出妻。荅云。不可說。固詰之。曰。以其不能產育耳。公曰。妄哉。月餘。新婦何知不產。恠。恠久之。告曰。其陰甚偏。公笑曰。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此可與單父宰並傳爲一笑也。

舉丸壘經腰谷控一而痛注舉陰丸也○舉音高坊本作舉誤辛公名民字先民大與舉人順治元年宰淄川三年陞西安府同知掛冠後放跡山水改名霜翊字嚴公著詩文以自娛焉詳見淄川縣志

閻羅薨

巡撫某公父先為南服總督殂謝已久公一夜夢父來顏色慘漂告曰我生平無多孽愆祇有鎮師一旅不應調而悞調之途逢海寇全軍盡覆今訟於閻君刑獄酷毒實可畏凜閻羅非他明日有經歷解糧至魏姓者是也當代衰之勿忘醒而異之意未深信既寐又夢讓之

日父懼厄難尙弗鏤心猶妖夢置之耶公大異之明日留心審閱果有魏經歷轉運初至卽刻傳入使兩人捺坐而後起拜如朝參禮拜已長跽漣洏而告以故魏初不肯自任公伏地不起魏乃云然其有之但陰曹之法非若陽世夢夢可以上下其手卽恐不能為力公哀之益切魏不得已諾之公又求其速理魏籌思慮無靜所公請為糞除賓廨許之公乃起又求一往窺聽魏不可強之再四囑曰去卽勿聲且冥刑雖慘與世不同暫真若死其實非死如有所見無庸駭怪至夜潛伏解側見

命戕於寇  
罪歸妄檄  
之人是萬  
無可逃者  
以此推之  
為大吏者  
一言一令  
萬民之死  
生係焉可  
畏也哉

塔下囚人斷頭折臂者紛雜無數。堦中置火鑪。油鑊數人熾薪其下。俄見魏冠帶出。升座氣象威猛。迥與曩殊。羣鬼一時都伏。齊鳴冤苦。魏曰：汝等命戕於寇。冤自有主。何得妄扳官長。眾鬼譁言曰：例不應調。乃被妄檄前來。遂遭凶害。誰貽之冤。魏又曲為解脫。眾鬼嗥冤其聲。訕動。魏乃喚鬼役。可將某官赴油鼎。畧入一煤於理。亦當察其意。似欲借此以洩眾忿。言一出。即有牛首阿旁執公父至。即以利刃刺入油鼎。公見之。中心慘怛。痛不可忍。不覺失聲一號。而庭中寂然。萬形俱滅。公歎咤而

歸及明視。魏已死於廨中。松江張禹定言之。以非佳名。故諱其人。

漣涵王粲詩 牛首阿旁通鑑唐咸通十二年夏四月

相表裏勢傾天下時目其黨 夢夢詩大雅視上下其

手見卷十 糞除見卷九 檄見卷三

顛道人

顛道士不知姓名。寓家山寺。歌哭不常。人莫之測。或見其煮石為飯者。會重陽。有邑貴載酒登臨。輿蓋而往。宴畢。過寺。甫及門。則道士赤足著破衲。自張黃蓋。作警蹕。

載酒登臨  
輿蓋而往  
宴畢過寺  
甫及門

矣玩弄之  
而不知返  
宜其倒置  
於朽株內  
也

聲而出意近玩弄。邑貴慚怒，揮僕輩逐罵之。道人笑而卻走，遂急棄蓋，共毀裂之。片片化爲鷹隼，四散羣飛。衆始駭，蓋柄轉成巨蟒，赤鱗耀目，衆譁欲奔。有同遊者止之曰：「此不過翳眼之幻術耳，烏能噬人。」遂操刀直前，蟒張吻怒，逆吞客。噉之衆益駭，擁貫人急奔息於三里之外。使數人逡巡往探，漸入寺，則人蟒俱無。方將返報，聞老槐內喘急如驢，駭甚，初不敢前。潛踪移近之，見樹朽中空，有竅如盤，試一攀窺，則鬪蟒者倒植其中，而孔大僅容兩手，無術可以出之。急以刀劈樹，比樹開而人已

死。諭時少蘇，昇歸，道士不知所之矣。

異史氏曰：張蓋游山，厭氣液於骨髓，仙人遊戲三昧一

何可笑。子卿股生，又屏畢司農之妹，夫也爲人玩世，不

恭章邱有周生者，以寒賤起家，出必駕肩而行，亦與司

農有瓜葛之舊。值太夫人壽，殷料其必來先候於道，著

猪皮鞞，公服，持手本，俟周輿至，鞠躬道左，唱曰：「淄川生

員接章邱生員周慚，下輿畧致數語而別。少間同聚於

司農之家，冠裳滿座，視其服色，無不竊笑。殷傲睨自若，

既而筵終，出門各命輿，馬殷亦大聲呼。殷老爺獨龍車

偏是寒賤  
起家者多  
妄自尊大  
殆恐人輕  
之也，不知  
適以此致  
入之侮，皮  
鞞公服，道  
左唱名，形  
容真令人  
絕倒，獨  
車騰身馳

去何異神

何在有二健僕橫扇杖於前騰身跨之致聲拜謝飛馳而去殷生亦仙人之亞也

警蹕

古今注一所以戒行塗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一人一稱出單者皆一戒人國者皆一止也至漢朝梁孝王稱一稱一降天子一見卷一

等焉

日蹕路也謂行者皆警下塗路昇嬌娜遊

戲三昧

金剛經道云真一儒云致一釋云三昧注一即有二遂至于三言三即昧在其中○按佛

法有

一神通神畢司農名自嚴字景曾號日陽淄

有

一神通神川人萬應戊子舉人王辰

進士官

戶部尚書晉階光

祿大夫

致仕卒賜祭葬瓜葛見卷五續黃梁

鬼令

教諭展先生灑脫有名士風然酒狂不持儀節每醉歸

殿階馳馬  
酒徒耳安  
入耳名沒  
中罪人耳  
惡得為名  
士

輒馳馬殿階。階上多古栢。一日縱馬入觸樹頭裂。自言

子路怒我無禮。擊腦破矣。中夜遂卒。邑中某乙者負販

其鄉。夜宿古刹。更靜人稀。忽見四五人攜酒入飲。展亦

在焉。酒數行。或以字為令。曰田字不透風。十字在當中。

十字推上去。古字贏一鍾。一人曰回字不透風。口字在

當中。口字推上去。呂字贏一鍾。一人曰囧字不透風。令

字在當中。令字推上去。舍字贏一鍾。又一人曰困字不

透風。木字在當中。木字推上去。杏字贏一鍾。末至展。凝

思不得。眾笑曰。既不能令。須當受命。飛一觥來。展云。我

得之矣。曰：字不透風，一字在當中。眾又笑曰：推作何物。展吸盡曰：一字推上去，一口一大鍾，相與大笑。未幾出門去。某不知展死，竊疑其罷官歸也。及歸問之，則展死已久，始悟所遇者鬼耳。

名士

見卷五續黃梁

酒狂

見卷七八大王

吉利

見卷二王者

閻羅宴

靜海邵生者家貧，值母初度，備牲酒祀於庭，拜已而起，則案上肴饌皆空，甚駭，以情告母，母疑其困乏，不能為壽，故詭言之。邵默然無以自白，無何學使案臨，苦無資

資薄貸而往，途遇一人伏候道左，邀請甚殷，從去，見殿閣樓臺彌亘街路，既入，一王者坐殿上，邵伏拜，王者壽顏命坐，即賜宴飲，因曰：前過華居，廝僕輩道路飢渴，有叨盛饌，邵愕然不解，王者曰：我忤官王也，不記尊堂設悅之辰乎？筵終，出白鑊一裹，曰：豚蹄之擾，聊以相報，受之而出，則宮殿人物一時都渺，惟有大樹數章，蕭然道側，視所贈，則真金秤之得五兩者，終止耗其半，猶懷歸以奉母焉。

初度

見卷一蓮香

資斧

見卷一勞山道士

忤官王

設晚

則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一一於門右豚蹄見  
注弧弓也脫佩巾也以此二物爲男女之義豚蹄  
六青章見卷三  
梅保任

### 畫馬

崔生家窶貧園垣不修每晨起輒見一馬臥露草  
閒黑質白章惟尾毛不整似火燎斷者逐去夜又復來  
不知其所自至崔有善友官於晉每欲往就之而苦無  
健步遂捉馬施勒乘之而去囑家人曰倘有尋馬者當  
如晉以告既就途馬驚駛瞬息百里夜不甚  
其病次日繫銜不令馳而馬蹄嘶噴沫健怒如昨復縱

今子昂畫  
馬膺頓頗  
多豈惟不  
能妖抑且  
不似馬

之午已達晉時騎入市廛觀者無不稱歎晉王聞之以  
重直購之崔恐爲失者所尋以故不敢售居半年家中  
無耗遂以八百金貨於晉邸自乃市健驃以歸後玉以  
急故遣校尉騎赴臨濟焉逸追至崔之東鄰入門不可  
復見索諸主人主曾姓實莫之睹及入其室見壁閒挂  
子昂畫馬一幀內一匹毛色渾似尾處爲香炷所燒始  
悟馬畫妖也校尉難復王命因訟曾時崔得馬贊居積  
盈萬自願以直貸曾付校尉而去曾甚德之而不知其  
卽當年之售主也

寔貧

見卷二 慎 見卷十 嬰寧 四孫生

### 放蝶

長山王進士叫生。爲令時每聽訟。按律之輕重。罰令納蝶。自贖。室上于百齊放。如風飄碎錦。王乃拍案大笑。一夜夢二女子。衣裳華好。從容而入。曰。遭君虐政。姊妹多物。故當使君先受風流之小譴耳。言已。化爲蝶。迴翔而去。明日方獨酌。署中忽報。直指使至。皇遽而出。閨中戲以素花簪冠上。忘除之。直指見之。以爲不恭。大受詈罵而返。由是罰蝶令遂止。

于固放誕  
然太守實  
啟門納之  
揭劾殊難  
項辭

青城于重寅。性放誕。爲司理時。元夕。以火花爆竹縛驢上。首尾並滿。牽登太守之門。擊柝而請。自白某獻火驢。幸出一覽時。太守有愛子患痘。心緒方惡。辭之于固。請之。太守不得已。使閤人啟鑰。門甫闢。于火發。機推驢入。爆震驢驚。踉蹌狂奔。又飛火射人。人莫敢近。驢穿堂入室。破甌毀甑。火觸成鹿窗紗。都燼。家人大譁。痘兒驚陷。終夜而死。太守痛恨。將揭劾之。于浼諸司道登堂。負荆乃免。

物雖微亦具生理。致和育物性命之功。按律之輕重。



而罰蝶以供一笑不惟戕物性且壞法律矣受風流

之小謹猶是便宜

王進士岫生

字子璋長山人崇禎庚辰進士江南如皋縣知縣性簡靜退食之暇飼鹿調鶴

一管才墨之外無所耽玩惟積書數萬卷坐臥其下聊以自娛乞休歸里杜門著書有怪石集行世詳見濟南府志直指見卷一

干重寅

司里見卷一爆竹

李伯言聞入魯公女

負荆會友于

鬼妻

泰安聶鵬雲與妻某魚水甚諧妻遭疫卒聶坐臥悲思忽忽若失一夕獨坐妻忽推扉入聶驚問何來荅云妾

已鬼矣感君悼念哀白地下主者聊與作幽會聶喜攜就牀寢一切無異於常從此星離月會積有年餘聶亦不復言娶伯叔兄弟懼墮宗主私勸聶鸞續聶從之聘於良家然恐妻不樂秘之未幾吉期逼適鬼知其情責之曰我以君義故冒幽冥之譴今乃質盟不卒鍾情者固如是乎聶述宗黨之意鬼終不悅謝絕而去聶雖憐之而計亦得也迨合卺之夕夫婦俱寢鬼忽至就牀上搥新婦大罵何得占我牀寢新婦起方與撐拒聶惕然赤躡並無敢左右祖無何雞鳴鬼乃去新婦疑聶妻故

緣情成妒  
緣愛成仇  
爲此鬼不  
值

未死謂其賺已投縵欲自縊聶爲之緬述新婦始知爲  
鬼日夕復來新婦懼避之鬼亦不與聶寢但以指指膚  
肉已乃對燭怒相視默不作一語如是數夕聶患之  
近村有良於術者削桃爲杖釘墓四隅其怪始絕

魚水

見卷五續黃梁鸞續小翠

合香

見卷一嬌娜

左右祖

見卷四珊

琉璃投縵 見卷四五通

醫術

張氏者沂之貧民途中遇一道士善風鑑相之曰子當  
以術業富張曰宜何從又顧之曰醫可也張曰我僅識

世之所謂  
名醫者我  
知之矣

今之不能  
自治而偏  
欲治人者  
殊愧此醫

之無耳烏能是道士笑曰迂哉名醫何必多識字乎但  
行之耳既歸貧無業乃撫拾海上方卽市廛中除地作  
肆設魚牙蜂房謀升斗於口舌之間而人亦未之奇也  
會青州太守病嗽牒檄所屬徵醫沂故山僻少醫工而  
令懼無以塞責又責里中使日報於是共舉張令立召  
之張方痰喘不能自療聞命大懼固辭令弗聽卒郵送  
去路經深山渴極咳愈甚入村求水而山中水價與玉  
液等徧乞之無與者見一婦灑野菜菜多水寡盎中濃  
濁如涎張燥急難堪便乞餘濟飲之少閒渴解嗽亦頓

語有云乘  
我十年遲  
有病早來  
醫觀於張  
則語益信  
然醫不三  
世不服其  
藥之言自  
是顯擇不  
動

止陰念。殆良方也。比至郡。諸邑醫工已先施治。並未痊。  
減張入求密所為。作藥目傳示內外。復遣人於民間索。  
諸藜藿。如法淘汰。訖以汁進。太守一服。病良已。太守大。  
悅。賜賚甚厚。旌以金扁。由此名大。諫門常如市。應手無。  
不悉效。有病傷寒者。言症求方。張適醉。悞以瘡劑予之。  
醒而悟之。不敢以告人。三日後。有盛儀造門而謝者。問。  
之。則傷寒之人。大吐大下而愈矣。此類甚多。張由此稱。  
素封。益以聲價。自重聘者。非重貲安與不至焉。  
益都韓翁名醫也。其未著時。貨藥於四方。暮無所宿。

投止一家。則其子傷寒將死。因請施治。韓思不治。則。  
去此莫適。而治之誠無備。往復踉蹌。以手搓體。而汗。  
成片。捻之如丸。頓思以此給之。當亦無所害。曉而不。  
愈。已。驟得寢食安飽矣。遂付之。申夜。主人搗門甚急。  
意其子死。恐被侵辱。驚起踰垣。疾遁。主人追之數里。  
韓無所逃。始止。乃知病者汗出而愈矣。挽回欸。冥豐。  
隆。臨行厚贈之。

之無。唐書白居易傳。其始生七月。能展。襖。見卷二。  
書姆指。一兩字。雖試百數不差。王。者。涎。  
見卷十。素封。見卷三。  
三秦生。素封。種梨。

夏雪二則

丁亥年七月初六日蘇州大雪百姓皇駭其禱諸大王之廟大王忽附人而言曰如今稱老翁者皆增一大字其以我神爲小消不得一大字也衆悚然齊呼大老爺雪立止由此觀之神亦喜諂宜乎治下部者之得車多矣

異史氏曰世風之變也下者益諂上者益驕卽康熙四十餘年中稱謂之不古甚可笑也舉人稱翁二十年始進士稱老翁三十年始司院稱大老爺二十五年始昔

今舉人果  
進而稱老  
矣不謂更  
有監生而  
稱翁且有  
捐資較監  
生少而亦  
進而稱老

者大令謁中丞亦不過老大人而止今則此稱久廢矣卽有君子亦素諂媚行乎諂媚莫敢有異詞也若縉紳之妻呼太太裁數年耳昔惟縉紳之母始有此稱以妻而得此稱者惟淫史中有林喬耳他未之見也唐時士欲加張說大學士說辭曰學士從無大名臣不敢稱今之大誰大之初由於小人之諂而因得貴倨者之悅居之不疑而紛紛者遂徧天下矣竊意數年以後稱翁者必進而老稱老者必進而大但不知大上造何尊稱匪夷所思已

者則從九  
職銜與舉  
人進士同  
稱矣

易為卜筮  
之書言數  
甚詳然盈  
虧消息吉  
凶悔吝皆  
以理主之

如二多譽  
四多懼三  
多凶五多  
功剛柔之  
用貴賤之  
特理在而  
救在焉即  
言休咎亦  
以理分如  
小貞凶大  
貞吉婦人  
吉夫子凶  
大君有命  
小人勿用  
之類皆是

丁亥年六月初三日河南歸德府大雪尺餘未皆凍死  
惜乎其未知媚大王之術也悲夫

何仙

長山王公子瑞亭能以乩卜神自稱何仙為純陽弟子  
或謂是呂祖所跨鶴云每降輒與人論文作詩李太史  
質君師事之丹黃課藝理緒明切太史揣摩成賴何仙  
力居多焉因之文學士多皈依之然為人決疑難事多  
憑理不甚言休咎辛未歲朱文宗案臨濟南試後諸友  
請決等第何仙索試執悉月且之座中有與樂陵李仲

相善者李固好學深思之士眾屬望之因出其文代為  
之請乩註云一等少閒又書云適評李文據文為斷然  
此生運數大晦應犯夏楚異哉文與數不相符豈文宗  
不論文耶諸公少待試一往探之少頃又書云我適至  
提學署中見文宗公事旁午所焦慮者殊不在文也一  
切寘付幕客客六七人粟生例監都在其中前世全無  
根氣大牛餓鬼道中游魂乞食於四方者也會在黑暗  
獄中八百年損其目之精氣如人久在洞中乍出則天  
地異色無正明也中有一二為人身所化者閱卷分曹

天地異色無正明此寺全無根氣之人原不足責所可怪者焦慮殊不在文之文宗一切真付之耳然此輩充滿殊方延之入幕者亦無足責誰司黑暗獄餓鬼道而乃縱之乞食於四方耶

恐不能適相值耳。眾問挽回之術。書云其術至實。人所其曉。何必問眾會其意。以告李李懼。以文質孫太史子未。且訴以兆。太史贊其文。因解其惑。李以太史海內宗匠。心益壯。亂語不復置懷。後案發。竟居四等。太史大駭。取其文復閱之。殊無疵摘。評云石門公祖素有文名。必不悠謬。至此是必幕中醉漢不識句讀所為。於是眾益服何仙之神。其焚香祝謝之。亂書曰。李生勿以暫時之屈。遂懷慚怍。當多寫試卷。益暴之明。歲可得優等。李如其教。久之。署中頗聞懸牌特慰之。次歲果列前名。

以乱下

見卷十 三乱一 純陽 見卷三 陳雲棲

李太史質君

見卷十 四大人 丹

黃見卷九 宦娘飯依

見卷八 伍秋月

朱文宗

名軾 浙江石門人

月旦

見卷二 阿

寶

夏楚見卷二 張誠

旁午

見卷十 二王 大餓鬼道 見自

志

黑暗獄

見西

遊孫太史子末

名勸 號義山 德州人 解元乙丑 進士官通政

宗匠

見卷十 四嬰寧

悠謬

見卷十一 小 梅荒唐注

句讀

見卷八 仙人島

潞令

宋國英東平人以教習授潞城令。貪暴不仁。催科尤酷。斃杖下者。狼藉於庭。余鄉徐白山適過之。見其橫諷曰。為民父母。威嚴固至此乎。宋揚揚作得意之詞曰。啗不

於為民父母之下而

着威嚴二字聞之便當愧死而反自鳴得意不死何為固揚揚得意在百日誅五十人之縣父母也曾幾何時而竟自言罪當死哉

敢官雖小。蒞任百日。誅五十八人矣。後半年方據案視事。忽瞪目而起。手足撓亂。似與人撐拒狀。自言曰。我罪當死。我罪當死。扶入署中。踰時尋卒。嗚呼。幸有陰曹兼攝。賜政不然。顛越貨多。則卓異聲起矣。流毒安窮哉。異史氏曰。潞子故區。其人魂魄毅。故其為鬼。雖今有一官握篆於上。必有一二鄙流風承而痔舐之。其方盛也。則竭攫未盡之膏脂。為之具錦屏。其將敗也。則驅誅未盡之肢體。為之乞保留。官無貪廉。每蒞一在。必有此兩事。赫赫者。一日未出。則蚩蚩者不敢不從。積習相傳。沿

為成規。真亦取笑於潞城之鬼也已。

狼藉 見卷一 畫皮 嗜 見卷四 顛越 書康誥殺越人于貨賂 不畏死傳越一也盤

庚云一潞子故區 潞黃帝後子爵 今山西潞安府

河間生

河間某生。場中積麥。穰如邱。家人日取為薪。洞之有狐。居其中。常與主人相見。老翁也。一日。屈主人飲。拱生入洞。生難之。強而後入。入則廊舍華好。即坐茶酒。香冽。但日色蒼黃。不辨中夕。筵罷。既出。景物俱杳。翁每夜往。夙歸。人莫能跡。問之。則言友朋招飲。生請與俱。翁不可。固

心方欲正  
邪卽不能  
近之况至  
大至剛養  
而無害者  
天下有不  
可除之邪  
乎

請之。翁始諾。挽生臂疾如乘風。可炊黍時。至一城市。入  
酒肆。見坐客良多。聚飲頗譁。乃引生登樓。上下視飲者。  
几案梓殮。可以指數。翁自下樓。任意取案上酒果。懷來  
供生筵中。人會莫之覺。移時。生視一朱衣人。前列金橘。  
命翁取之。曰：此正人。不可近。生默念。狐與我游。必我邪  
也。自今以往。我必正。乃一注想。覺身不自主。眩墮樓下。  
飲者大駭。相譁以妖。生仰視。竟非樓土。乃梁間耳。以實  
告衆。衆審其情。確贈而遣之。問其處。乃魚臺去河間千  
里云。

杜翁

杜翁沂水人。偶自市中出。坐牆下。以候同游。覺少倦。忽  
若夢。見一人持牒攝去。至一府署。從來所未經。一人戴  
瓦瓏冠。自內出。則青州張某其故人也。見杜。驚曰：杜大  
哥何至此。杜言不知何事。但有勾牒。張疑其悞。將爲查  
驗。乃囑曰：謹立勿他適。恐一迷失。將難救挽。遂去。久之  
不出。唯持牒人來自認。其悞。釋令歸。杜別而行。途中遇  
六七女郎。容色媚好。悅而尾之。下道趨小徑。行十數步。  
聞張在後大呼曰：杜大哥。汝將何往。杜迷戀不已。俄見

好尾女郎  
者已有豕  
心有家行  
身入笠中



固宜

諸女入一圭竇心識為王氏賣酒者之家不覺探身門  
內畧一窺瞻即見身在篋中與諸小豕同伏豁然自悟  
已化豕矣而耳中猶聞張呼大懼急以首觸壁聞人言  
曰小豕顛癩矣還顧已復為人速出門則張候於途責  
曰固囑勿他往何不聽信幾至壞事遂把手送至市門  
乃去杜忽醒則身猶倚壁問詣王氏問之果有一豕自  
觸死云

林氏

濟南戚安期素佻達弄狎姬妻婉戒之不聽妻林氏美

固佻達狎  
姬之人也  
然皇天后  
土共聞此  
言矣

而賢會北兵入境被俘去暮宿途中欲相犯林偽諾之  
適兵佩刀繫牀頭急抽刀自剄死兵舉而委諸野次日  
拔舍去有人傳林死戚痛悼而往視之有微息負而歸  
目漸動稍稍噉呻扶其須以竹管滴瀝灌飲能咽戚撫  
之曰卿萬一能活相負者必遭凶折牛年林平復如故  
但首為頸痕所牽常若左顧戚不以為醜愛戀逾於平  
昔曲巷之遊從此絕迹林自覺形穢將為置勝戚執不  
可居數年林不育因勸絕婢戚曰美誓不二鬼神甯不  
聞之即似續不承亦吾命耳若未應絕卿豈老不能生

者耶林乃托疾使戚獨宿遣婢海棠襪被臥其牀下既久陰以宵情問婢婢言無之林不信至夜戒婢勿往自詣婢臥少間聞牀上喘息已動潛起登牀捫之戚醒問誰林耳語曰我海棠也戚卻拒曰我有盟誓不敢更也若似曩年尙須汝奔就耶林乃下牀出戚自是孤眠林使婢托已往就之戚念妻生平曾未肯作不速之客疑焉摸其項無痕知爲婢又出之婢慚而退既朋以情告林使速嫁婢林笑云君亦不必過執倘得一丈夫子卽亦幸甚戚曰苟肯盟誓鬼責將及尙望延宗嗣乎林翼

此時宜有神助益天早鑒其哀矣不然豈有婢小語而不辨其聲音哉

日笑語戚曰凡農家者流苗與秀不可知播種常例不可違晚間耕耨之期至矣戚笑會之既夕林滅燭呼婢使臥已衾中戚入就榻戲曰何人來矣深愧錢罇不利負此良田婢不語既而舉事婢小語曰私處小腫顛猛不在戚體意溫卹之事已婢僞起爾以林易之自此時值落紅輒一爲之而戚不知也未幾婢腹震林每使靜坐不令給役於前故謂戚曰妾勸內婢而君弗聽設爾日冒妾時君悞信之交而得孕與復何如戚曰留犢鬻母林乃不言無何婢舉一子林暗買乳媪抱養母家積

或音詩  
而不其  
亦不為  
矣不為  
早望其  
願但益  
無相宜  
百

我卒讀之  
忽不知何  
以亦代之  
喜極感極  
而涕不自  
禁也稱之  
曰聖復何  
愧

四五年又產一子一女長子名長生已七歲就外祖家  
讀林半月輒托歸寧一往看視婢年益長戚時時促遣  
之林輒語婢曰思兒女林從其願編為上鬟送詣母家  
謂戚曰日謂我不嫁海棠母家有義男業配之又數年  
子女俱長成值戚初度林先期治具為候賓友戚歎曰  
歲月驚過忽已半世幸各强健家亦不至凍餒所關者  
膝下一點林曰君執物不從妾言夫誰怨然欲得男兩  
亦非難何況一也戚解顏曰既言不難明日便索兩男  
林言易耳早起命駕至母家嚴妝子女載與俱歸入門

令雁行立呼父叩祝于秋拜已而起相顧嬉笑戚駭怪  
不解林曰君索兩男妾添一女始為詳述本末戚喜曰  
何不早告曰早告恐絕其母今子已成立尚可絕乎戚  
感極涕不自禁乃迎婢歸偕老焉古有賢姬如林者可  
謂聖矣

俾見卷六  
拔舍左傳倍十五年秦獲晉侯以歸晉大  
去反首一從之注反首亂頭髮反  
穢見卷二  
似續詩周頌以不速之客見卷一錢鏞詩  
頌序乃一傳序具也  
初度見卷二  
治具見卷一鴈  
下垂也  
拔草舍止也  
曲巷見卷七鴉頭又王庭珪詩居鄰形  
有朱屏未許墻東宋玉窺形

行見卷十  
馬介甫

### 大鼠

萬曆間宮中有鼠大與貓等為害甚劇徧求民間佳貓  
捕制輒被噉食適異國來貢獅貓毛白如雪抱投鼠屋  
闔其扉潛窺之貓蹲良久鼠逡巡自穴中出見貓怒奔  
之貓避登几上鼠亦登貓則躍下如此往復不啻百次  
眾咸謂貓怯以為是無能為者既而鼠跳擲漸遲碩腹  
似喘躡地上少休貓即疾下爪撈頂毛口齧首領輾轉  
爭持聞貓聲鳴鼠聲啾啾啟扉急視則鼠首已嚼碎

矣然後知貓之避非怯也待其惰也彼出則歸彼歸則  
復用此智耳噫匹夫按劍何異鼠子

夫勇若怯大智若愚伺其懈也一擊而覆之啾啾者  
勇不足恃矣嗚嗚者智識可用矣

彼出則歸左昭公三十年庚子問伐楚伍員曰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按劍見

七鴿異明珠暗投注又史記蘇秦傳韓五壤臂瞋曰  
日一竹天太息曰真人雖不肯必不能事秦

胡大姑

益都岳於九家有狐崇布帛器具輒被拋擲鄰堵蓄細  
葛將取作服見細卷如故解視則邊實而中虛悉被剪

去諸如此類。不堪其苦。亂詆罵之。岳戒止云。恐狐聞。狐在梁上曰。我已聞之矣。由是崇益甚。一日夫妻臥未起。狐攝衾服去。各白身躡牀上。望見袁祝之。忽見女子自窗入。擲衣牀頭視之。不甚脩。長衣絳紅外。襲雪花比甲。岳著衣揖之曰。上仙有意垂顧。卽勿相擾。請以爲女如何。狐曰。我齒較汝長。何得妾自尊。又請爲妹妹乃許之。於是命家人皆呼以胡水姑。時顏鎮張八公子家有狐居樓上。恒與人語。岳問識之否。荅云。是吾家喜姨。何得不識。岳曰。彼喜姨曾不擾人。汝何不效之。狐不聽。擾如

此狐無禮  
無恥或是  
易偶亦未  
可知以其  
全無心腸  
也

故猶不甚崇他人。而專崇其子。婦履機簪珥。往往棄道上。每食。輒於粥碗中埋死鼠。或糞穢。婦輒擲碗罵。駭狐並不禱免。岳祝曰。男女輩皆呼汝姑。何畧無尊長體耶。狐曰。敘汝子出。若婦我爲汝媳。便相安矣。子婦罵曰。淫狐不慚。欲與人爭漢子耶。時婦坐衣笥上。忽見濃煙出。尻下熏熱如籠。啟視藏裳俱燼。剩一二事。皆姑服也。又使岳乎出其婦。子不應。過數日。又促之。仍不應。狐怒。以石擊之。額破裂。血流幾斃。岳益患之。西山李成。爇善符水。因幣聘之。李以泥金寫紅絹作符。三日始成。又以鏡

無論為狐  
為紫姑以  
其崇擾之  
罪皆當付  
之湯火以  
絕其患留

而擄去則  
縱出為祟  
之言非虛  
也

縛挺上捉作柄徧照室中使童子隨視有所見即急告  
至一處童言牆上若大伏李即駭手書符其處既而禹  
步庭中究移時即見家中犬豕並來帖耳戢尾若聽教  
命李揮曰去即紛紛奮貫而去又咒羣鴨即來又揮去  
之已而雞至李指一雞大叱之他雞俱去此雞獨伏交  
翼長鳴曰子不敢矣李曰此物是家中所作紫姑也家  
人並言不曾作李曰紫姑今尚在因共憶三年前曾為  
此感怪異即自爾日始也徧搜之見芻偶猶在厩梁上  
李取投火中乃出一酒瓶三咒三叱雞起徑去聞瓶口

言曰岳四狼哉數年後當復來岳乞付之湯火李不可  
擄去或見其壁間挂數十瓶塞口者皆狐也言其以次  
縱之出為祟因此獲聘金居為奇貨云

崇

見卷一

顏

見卷十

戲術

戟手

見卷四

禹步

見卷六

柴

姑

見卷十

素秋

居為奇貨

見卷二

酒友

狼

三則

有屠人貨肉歸日已暮歛一狼來瞰擔中肉似甚垂涎  
步亦步尾行數里屠懼之以刃刺稍卻既走又從之屠  
無計默念狼欲者肉不如姑懸諸樹而蚤取之遂鈎肉

躡足挂樹間示以空空狼乃止屠卽逕歸昧爽往取肉  
連望樹上懸巨物似人縊死狀大駭逡巡近之則死狼  
也仰首審視見口中舍肉肉鉤刺狼腭如魚吞餌時狼  
革價昂直十餘金屠小裕焉緣木求魚狼則罹之亦可  
笑已

一屠晚歸擔中肉盡止有剩骨途中兩狼綴行甚遠屠  
懼投以骨一狼得骨止一狼仍從復投之後狼止而前  
狼又至骨已盡矣而兩狼之並驅如故屠大窘恐前後  
受其敵顧野有麥場場土積薪其中苦蔽成邱屠乃奔

倚其下弛擔持刀狼不敢前眈眈相向少時一狼逕去  
其一犬坐於前久之目似瞑意暇甚屠暴起以刀劈狼  
首又數刀斃之方欲行轉視積薪後一狼洞其中意將  
隧入以攻其後也身已半入止露尻尾屠自後斷其股  
亦斃之乃悟前狼假寐蓋以誘敵狼亦黠矣而頃刻兩  
斃禽獸之變詐幾何哉止增笑耳

一屠暮行爲狼所逼道旁有夜耕者所遺行室奔人伏  
焉狼自苦中探爪入屠急捉之令不可去顧無計可以  
死之惟有小刀不盈寸遂割破爪下皮以吹豕之法吹

房中丹即  
果效將焉  
用之已增  
於舊而猶  
未足其心  
不可問矣

之極力吹移時覺狼不甚動方縛以帶出視則狼腹如  
牛股直不能屈口張不得闔遂負之以歸非屠鳥能作  
此謀也三事皆出於屠則屠人之殘殺狼亦可用也

垂涎

賈誼新書一相告  
注涎慕欲日液也

藥僧

濟甯某偶於野寺外見一遊僧向場捫蝨杖挂葫蘆微  
賣藥者因戲曰和尚女賣房中丹否僧曰有弱者可強  
微者可鉅立刻而效不俟經宿某喜求之僧解衲角出  
藥一九如黍大令吞之約半炊時下部暴長踰刻自捫

續其項以  
增其陰生  
前人世廢  
物死後色  
中餘鬼

增於舊者三之一心猶未滿窺僧起遺竊解衲拈二三  
丸並吞之俄覺膚若裂筋若抽頂縮腰橐而陰長不已  
大懼無術僧返見其狀驚曰子必竊吾藥矣急與一九  
始覺休止解衣自視則幾與兩股鼎足而三矣縮頸蹣  
跚而歸父母皆不能識從此為廢物日臥街上多見之  
者

蹣跚見卷七  
江城

大醫

萬歷間孫評事少孤母十九歲守栢舟之節孫舉進士



此事不可  
解孫雖救  
盡亦既矣  
而活之餘  
僅十餘日  
而卒不能  
博誥命以  
光泉壤動  
哉

而母已死嘗語人曰我必博誥命以光泉壤始不負萱  
堂苦節忽得暴病暴篤素與太醫善使人招致之使者  
出門而疾以劇張目曰生不能揚名顯親何以見老母  
地下乎遂卒目不瞑無何大醫至聞哭聲即入臨弔見  
其狀異之家人告以故太醫曰欲得誥贈即亦匪難今  
皇后早晚臨盆矣但活十餘日誥命可得立命取艾灸  
尸一十八處炷將盡牀上已呻急灌以藥居然復生囑  
曰切記勿食熊虎肉其誌之然以此物不常有頗不關  
意既而三日平復仍從朝賀過六七日果生太子召賜

羣臣宴中使出異品徧次文武白片朱絲甘美無比孫  
啖之不知何物次日訪諸同僚曰態膳也大驚失色即  
刻而病至家而卒

評事見卷七柏舟之節詩鄘萱堂詩衛風焉得萱草  
堂也封治北堂故曰一葉夢得遺模見卷二  
歸視石林詩白髮上孩兒更共誰臨盆俠女  
中使見卷五白片朱絲淮南子熊當心有脂如玉甚  
美俗呼熊白蘇軾詩磨劍切

農婦

邑西磁窑塢有農人婦勇健如男子輒為鄉中排難解

難可排紛  
可解處鄉  
人如是而  
已姊妹而  
有穢行拳  
石交施猶  
采解此忿  
也至問以

何罪豈忘  
若平

紛與夫異縣而居夫家高苑距淄百餘里偶一來信宿  
便去婦自負顏山販陶器為業有贏餘則施丐者一夕  
與鄰婦語忽起曰小腹微痛恐孽障欲離身也遂去天  
明往探之則見其肩荷釀酒巨甕一方將入門隨至其  
室則有嬰兒綳臥駭問之蓋婉後已負重百里矣故與  
北菴尼善訂為姊妹後聞尼有穢行忿然操杖將復撻  
楚眾苦勸而止一日遇尼於途遽批之問何罪亦不答  
拳石交施至不能號乃釋而去

異史氏曰世言女丈夫猶自知非丈夫也婦並忘其為

巾幗矣其豪爽自快於古劍仙何以少殊毋亦其夫亦  
卽磨鏡者流耶

夫卽磨鏡者流

劍俠傳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

鋒舍見隱娘悅之問鋒乞取鋒怒尼曰在鉞櫃中盛

亦須偷去矣及夜失隱娘所在後五年尼送歸問其

所學曰初與我藥一粒令執寶劍刺猿狄虎豹皆決

其首三年刺鷹擊無不中四年日日刺人於都市人

莫能見五年為開腦後藏七首用卽抽之因謂曰汝

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忽值磨鏡少年嫁之元和間  
魏帥與陳許節度劉昌裔不協使隱娘賊其首劉知  
其來迎之隱娘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親此蓋  
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自許人  
信宿見卷一 嬌娜見卷二  
窺隱娘不願從焉後不知所之  
尼見卷三 巾幗見卷二  
宛見卷四 尼見卷三 巾幗見卷二  
晚霞 陳雲棲批曾友于 蓮香

郭安

孫玉粒有僮僕獨宿一室恍惚被人攝去至一宮殿見  
閻羅在上視之曰悞矣此非是因遣送還既歸大懼移  
宿他所迷有僮僕郭安者見其榻止空閒因就寢焉又  
一僕李祿與僮有夙怨久將甘心是夜操刀入捫之以  
爲僮也竟殺之郭父鳴於官時陳其善爲邑宰殊不苦  
之郭哀號言半生止此子今將何以聊生陳卽判李祿  
爲已之子郭舍寃而退此不奇於僮之見鬼而奇於陳  
之折獄也

王漁洋云新城令陳端菴疑性仁柔無斷王生與哲  
典居宅於人久不給直訟之官陳不能決但曰毛詩  
有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生爲鵲可也濟之西邑有  
殺人者其婦訟之邑令怒立拘囚犯至拍案罵曰人  
家好好夫婦直令寡耶卽以汝配之亦令汝妻守寡  
遂判合之此等明決皆是甲榜所爲他途不能也而  
陳亦爾爾何途無才

或援經據典或取懷兩子或如分相償未嘗不自信  
曰此真擲撲不破矣不是科甲如何有此見解

甘心見卷十陳其善遼東人貢士順治四年拾遺陳端菴名

浙江德清人順治己丑進士官新城知縣謫大庾典史

### 查牙山洞

章邱查牙山有石窟如井深數尺許北壁有洞門伏而引領望見之會近村數輩九日登臨飲其處其謀人深之三人受燈縋而下洞高厰與夏屋等入數武稍狹卽忽見底底際一竇蛇行始可入燭之漆漆然暗深不測兩人餒而卻退一人奪之火而啗之銳身寒而進幸隘處僅厚於堵卽又頓高濶乃立乃行頂上石參差危聳

將墜不墜兩壁嶙嶙岫岫然類寺廟山塑都成鳥獸人鬼形鳥若飛獸若走人若坐若立鬼罔兩示現忿怒竒奇怪類多醜少研心凜凜然作怖畏喜徑夷無少跛逡巡幾百步西壁開石室門左一怪石鬼面人而立目努口箕張齒舌獠亞左手作拳觸腰際右手叉五指欲撲人心大恐毛森森以立迺望門中有熟灰如有人會至焉者膽乃稍壯強入之見地上列椀棗泥垢其中然皆近今物非古窟也旁置錫壺四心利之解帶縛項繫腰間卽又旁矚一尸臥西隅兩肱及股四布以橫駭極

燈滅後洞之景物不能寫無從寫矣乃於無可寫之中從對面寫到十二分境地真是字字出力也

漸審之。足躡銳屣。梅花刻底猶存。知是少婦人。不知何里。斃不知何年。衣色暗敗。莫辨青紅。髮蓬蓬似筐許亂。絲粘著鬪髻。上目鼻孔各二。狐犀兩行。白巉巉。意是口也。存想首顛。當有金珠飾。以火近腦。似有口氣。噓燈燈。搖搖無定。燄纏黃衣。動掀掀大懼。手搖顛燈。卽頓滅。憶路急奔。不敢手索壁。恐觸鬼首物也。頭觸石仆。卽復起。沿溼浸頰。知是血。不覺痛。抑不敢呻。岔息奔至竇。方將伏。似有人捉髮住。暈然遂絕。眾坐井上。俟久疑之。又絕。二人下探身入竇。見髮覆石上。血滂淫已。疆二人失

色不敢入坐。愁歎俄井上。又使二人下。中有勇者始健。進曳之以出。置山上。半日方甦。言之縷縷。所恨未窮。其底極窮之。必更有佳境也。後章合聞之以九泥封竇。不可復入矣。

康熙二十六年間。養母峪之南。石崖崩現洞口。望之鍾乳林林如密。笋然深險。無敢入者。忽有道士。至自稱鐘離弟子。言師遣先至。冀除洞府。郡人供以膏火。道士攜之而下。墮石筭上。貫腹而死。報合封其洞。其中必有奇境。惜道士之尸解。無回音矣。

洞之幽深奇險，即身入其中，亦不過逐處稱怪張目吐舌而已。妙手寫來，遂覺高低上下前後左右紛紛，逡逡怪怪，奇奇不敢望，不能不望，不敢入，不能不入，而心為之惴惴，毛為之森森，手為之顫顫，汗為之漉漉，定睛移時，復言為之縷縷，轉恨其未窮此佳境也。

武陸判 體體 見卷三嘉 全息 見卷五 九泥 東觀漢記 愧慕

將王元說 暮背漢曰 元請 鍾乳 桂梅 虞衡 志桂林 宜融 山洞 穴中 凡

石脈 漏處 為乳 床 漏 結 下 垂 其 端 輕 薄 中 鍾離 潛確 空水 乳 且 滴 且 凝 紋 加 蟬 翼 謂 之 石 一 一 鍾離 類書 一 一 諱 權 字 雲 房 嘗 以 裨 將 從 周 孝 侯 處 敗 於 齊 萬 年 逃 終 南 山 遇 東 華 王 真 人 得 道 至 唐 始 一 出 度 純

陽自稱天 下都散漢 冀除 見卷九 戶解 見卷四 恒娘

義犬

周村有賈某，貿易蕪湖，獲重貨，將歸。見堤上有屠人，縛犬倍價贖之。叅養舟上，舟人固積寇也，窺客裝豐，蕩舟入莽，操刀欲殺。賈哀賜以全戶，盜乃以瓊裏置江中。犬見之哀鳴，投水口銜裏，其沉浮流蕩，不知幾遠。淺攔乃止，犬泅出，至有人處，信信哀吠，或以為異，從之而往，見瓊東水中引出，斷其繩，客固未死，始言其情。復哀舟人載還蕪湖，將以伺盜船之歸，登舟失犬，心甚

一念之仁 遂全生命 人亦何憚 而不為仁

天不特有 心肝且有

智慮然則  
大之性固  
猶人之性  
人之性或  
有不加人  
之性者矣

悼焉抵關三四目佑揖如林而盜船不見適有同鄉賈  
將攜俱歸忽犬自來望容嗚嗥喚之卻走客下舟趨之  
犬奔上一舟嚙人脛股撻之不解客近呵之則所嚙卽  
前盜也衣服與舟皆易故不得而認之矣縛而搜之則  
曩金猶在嗚呼一犬也而報恩如是世無心肝者其亦  
愧此犬也天

泗見卷三

信信見卷七  
石虛中八大王

楊大洪

大洪楊先生漣微時爲楚名儒自命不凡科試後聞報

優等者時方食舍哺出問有楊某否荅以無不覺嗒然  
自喪嚙食入鬲遂成病塊噎阻甚苦衆勸駕令赴遣才  
錄公患無貲家釀十金送之行乃強就道夜夢一人告  
之曰前途有人能愈君病宜苦求之臨去贈以詩有江  
邊柳下三弄笛拋向江中莫歎息之句明日途次果見  
道士坐柳下因便叩請道士笑曰子悞甚矣我何能療  
病乎請爲三弄可耳因出笛吹之公觸所夢拜求益切  
且傾囊獻之道士接金擲諸江流公以所來不易啞然  
驚惜道士曰君未能忽然耶金在江邊請自取之公詣

以先生之  
事觀之天  
上可以少  
此神仙世  
上斷不可  
少此忠良

視果然又益奇之呼為仙道士漫指曰我非仙彼處仙人來矣賺公回顧力拍其項曰俗哉公受拍張吻作聲喉中嘔出一物墮地塌然俯而破之赤絲中裹飯猶存病若失回視道士曰香異史氏曰公生為河嶽沒為日星何必長生乃為不死哉或以未能免俗不作天仙因而為公悼惜余謂天上多一仙人不如世止多一聖賢解者必不議余說之偏也

楊先生漣

字文孺一字大洪湖北應山人明萬厯于未進士除常熟知縣應廉吏第一擢戶科

給事中天啟時官御史參逆璫魏忠賢二十四非後以比鎮撫許顯純勘問江文言獄詞連先生及趙南星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袁化中惠世揚鄭維漣塔王之來等逆璫俱矯旨下獄追贖已而俱斃于獄

然見卷一

勸駕香玉

生為河嶽沒為日星

文天祥正氣歌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

張貢士

安邱張貢士寢疾仰臥牀頭忽見心頭有小人出長僅半尺儒冠儒服作俳優狀唱崑山曲音清徹說白自道名貫一與已同所唱節末皆其生平所遭四折既畢吟詩而沒張猶記其梗概為人述之高西園晤杞園先生



曾細詢之。猶述其曲文。惜不能全憶。

人之一生不過一場戲耳。祇要問心自己是何脚色。

生平是何節。未要在鬚眉。畢現母為巾幗。貽羞要認。

本來面目。毋作粉臉。逢迎要求。百世留芳。毋致當場。

出醜。能令人共看方有好下場。

梗概見卷三

高西園

名鳳翰。號南阜山人。人以諸生薦舉官欵。

州張杞

園先生

名貞字起元。安邱人。康熙壬午拔貢。生舉人博授翰林院待詔。

丐仙

高玉成故家子。居金城之廣里。善針灸。不擇貧富。輒醫。

之里中來一丐者。蹉有廢瘡。臥於道。膿血狼籍。臭不可

近。居人恐其死。日一餽之。高見而憐焉。遣人扶歸。置於

耳舍。家人惡其臭。掩鼻遙立。高出艾親為之灸。日餽以

蔬食。數日。丐者索湯餅。僕人怒訶之。高聞。即命僕賜以

湯餅。未幾。又乞酒肉。僕走告曰。乞人可笑之甚。方其臥

於道也。日求一餐。不可得。今三飯。猶嫌粗糲。既與湯餅。

又乞酒肉。此等貪饕。只宜仍棄之道上耳。高問其瘡。曰。

痂漸脫落。似能步履。顧假啜嚙。作呻楚狀。高曰。所費幾

何。即以酒肉饋之。待其健。或不吾讎也。僕偽諾之。而竟

惟其有無  
厭之求乃

益見高雅  
量

不與且與諸曹偶語共笑主人癡次日高親詣視丐丐  
跛而起謝曰蒙君高義生死人而肉白骨惠深覆載但  
新瘡未健妄思饑嚼耳高知前命不行呼僕痛答之立  
命持酒炙餌丐者僕衙之夜分縱火焚耳舍乃故呼號  
高起視舍已燼歎曰丐者休矣督衆救滅見丐者酣臥  
火中勦聲雷動喚之起故驚曰屋何往羣始驚其異高  
彌重之臥以客舍衣以新衣日與同坐處問其姓名自  
言陳九居數日容益光澤言論多風格又善手談高與  
對局輒敗乃日從之學頗得其奧秘如此半年丐者不

言去高亦一時少之不樂也卽有貴客來亦必偕之同  
飲或擲骰爲令陳每代高呼采雉虛無不如意高大奇  
之每求作劇輒辭不知一日語高曰我欲告別向受君  
惠且深今薄設相邀勿以人從也高曰相得甚歡何遽  
訣絕且君杖頭空虛亦不敢煩作東道王陳固邀之曰  
盃酒耳亦無所費高曰何處答云園中時方嚴冬高盧  
園亭苦寒陳固言不妨乃從如園中覺氣候頓暖似三  
月初又至亭中益暖異鳥成羣亂啼清味髣髴暮春時  
亭中几案皆鑲以璫玉右一水晶屏瑩徹可鑑中有花

呼茶進酒  
列俎陳肴  
鳥使翩躚  
一新耳目

巨蝶攫盃  
奇情異采  
忽化為麗  
人且舞且  
歌又忽作  
夜叉極怪  
極惡真是  
五花入門  
之筆

樹搖曳開落不一又有日禽似雪往來勾輒於其上以  
手撫之殊無一物高愕然良久坐見鸚鵡棲架上呼曰  
茶來俄見朝陽丹鳳銜一赤玉盤上有玻璃瓊二盞香  
茗伸頸屹立飲已置瓊其中鳳銜之振翼而去鸚鵡又  
呼曰酒來卽有青鸞黃鶴翩翩日中來銜壺盃紛  
置案上頃之則諸鳥進饌往來無停趨珍錯雜陳瞬息  
滿案看香酒冽都非常品陳見高飲甚豪乃曰君宏量  
是得大爵鸚鵡又呼曰取大爵來忽見日邊炯炯有巨  
蝶攫鸚鵡盃受斗許翔案案閒高視蝶大於雁兩翼綽

約文采燦麗亟加贊歎陳嘆曰蝶子勸酒蝶展然一飛  
化為麗人繡衣翩躚前而進酒陳曰不可無以佐觴女  
乃仙仙而舞舞到酣際足離於地者尺餘輒仰折其首  
直與足齊倒翻身而起立身未嘗著於塵埃且歌曰連  
翩笑語踏芳叢低亞花枝拂面紅曲折不知金鈿落更  
隨蝴蝶過籬東餘音嫋嫋不啻繞梁大喜拉與同飲  
陳命之坐亦飲之酒高酒後心搖意動遽起狎抱視之  
則變為夜叉睛突於背牙出於喉黑肉凹凸怪惡不可  
狀高驚釋手伏几戰慄陳以箸擊其喙訶曰速去隨擊

興之所至  
信筆直書  
非色非空  
無虛無實

而化。又爲蝴蝶。飄然颺去。高驚定。辭出見。月色如洗。漫語陳曰。君首酒。嘉肴來自空中。君家當在天上。盍攜故人一遊。陳曰。可。卽與攜手躍起。遂覺身在空冥。漸與天近。見有高門。口圓如井。入則光明。似畫階。路皆蒼石。砌成滑潔。無纖翳。有大樹一株。高數丈。上開赤花。大如蓮。紛紜滿樹。下一女子。擣絳紅之衣於砧上。艷麗無雙。高木立晴。停竟忘行。步女子見之。怒曰。何處狂郎。妄來此處。輒以杵投之。中其背。陳急曳於虛所。切責之高。被杵酒亦頓醒。殊覺汗愧。乃從陳出。有曰。雲接於足下。陳曰。

纔從天上  
來。又向雲  
窟去。頃刻  
三年間。一  
杵初斂處。

從此別矣。有所囑。慎志勿忘。君壽不永。明日速避西山。中當可免。高欲挽之。反身竟去。高覺雲漸低。身落園中。則景物大非。歸與妻子言。其相駭異。視衣上著杵處。異紅如錦。有奇香。早起從陳言。裏糧入山。大霧障天。茫茫然。不辨徑路。躡荒急奔。忽失足。墮雲窟中。覺深不可測。而身幸不損。定醒良久。仰見雲氣如籠。乃自歎曰。仙人命我逃避。大數終不能免。何時出此窟耶。又坐移時。見深處隱有光。遂起而漸入。則别有天地。有三老方對奕。見高至。亦不顧問。棋不輟。高蹲而觀焉。局終。斂子人。

盒方問客何得至此。高言迷墮失路。老者曰：此非人間。不宜久淹。我送君歸。乃導至窟下。覺雲氣擁之。以昇。遂履平地。見山中樹色深黃。蕭蕭不落。似是秋杪。大驚曰：我以冬來。何變暮秋。奔赴家中。妻子盡驚。相聚而泣。高訝問之。妻曰：君去三年不返。皆以為異物矣。高曰：異哉。纔頃刻耳。於腰中出其糗糧。已若灰燼。相與詫異。妻曰：君行後。我夢二人。皂衣閃帶。似醉眠者。詢詢然入室。張顧曰：彼何往。我訶之曰：彼已外出。爾即官差。何得入閨。聞中二人乃出。且行且語。云：怪事怪事。而去。乃悟已所

遇者仙也。妻所耍者鬼也。高每對客。哀拚衣於內。滿座皆聞其香。非麝非蘭。著汗彌盛。

餽音書上膏。傳以私米作餽。餽以餽餓者。汪與餽同。 狼藉見卷三。湯餅見卷三。賈

兒見卷八。 生死人而肉白骨見卷八。花姑子。駒聲見卷二。手談見卷

瑣雉盧見卷二。杖頭空虛見卷二。 東道主見卷二。巧娘。勾

軒見卷二。 繞梁洞冥記。漢武帝與王母宴。歌奏春歸

動皆

耳中人

譚晉元。邑諸生也。篤信導引之術。寒暑不輟。行之數月。

謂丹將成而轉得顛疾所謂畫虎不成者也聖賢之道則不然

若有所得。一日方趺坐。聞耳中小語如蠅。曰可以見矣。開目。即不復聞。合眸定息。又聞如故。謂是丹將成。竊喜自是。每坐輒聞。因思俟其再言。當應以覘之。一日又言。乃微應曰。可以見矣。俄與耳中習習然。似有物出。微曉之。小人長三寸許。貌猶惡。如夜叉。狀旋轉地上。心竊異之。姑凝視以觀其變。忽有鄰人假物扣門。而呼小人聞之意。張阜。遽屋而轉。如風失窟。譚覺神魂俱失。不復知小人何所之矣。遂得顛疾。號叫不休。醫藥半年始漸愈。導引之術。見卷五自干王。史記留侯世家。願棄八問專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一輕身。

跌坐 見卷一 睡人語

咬鬼

沈麟生云。其友某翁者。夏月晝寢。朦朧間見一女子。褰簾入。以白布裹首。絳服麻裙。向內至。去疑鄰婦訪內人者。又轉念何遠。以齒服入人家。正自皇惑。女子已出。細審之年。可三十餘。顏色黃腫。眉目戚戚。然神情可畏。又逡巡不去。漸逼臥榻。遂偽睡。以觀其變。無何。女子攝衣登牀。壓腹上。覺如百鈞重。心雖了了。而舉其手。手如縛。舉其足。足如痿也。急欲號救。而苦不能聲。女子以喙嗅。

顏色黃腫 是一醜鬼 眉目戚戚 是一哭鬼 登牀壓腹 是一目失

鬼喙嗅人  
面是一籠  
嘴鬼冷如  
冰氣是一  
爽心鬼被  
人斃賴是  
一沒臉鬼  
血流腥臭  
是一齷齪  
鬼合之以  
是白日

翁面顴鼻眉額殆徧覺喙冷如冰氣寒透骨翁著急中  
思得計待嗅至頤頰當即因而齧之未幾果及頤翁乘  
勢力齧其顴齒沒於肉女負痛身離且掙且啼翁齒益  
力但覺血液交頤溼流枕畔相持正苦庭外忽聞夫人  
聲急呼有鬼一緩頰而女子已飄忽遁去夫人奔入無  
所見笑其魘夢之誣翁述其異且言有血證焉相與檢  
視如屋漏之水流枕浹席伏而嗅之腥臭異常翁乃大  
吐過數日口中尚有餘臭云

沈麟

魘夢 見卷五  
續黃梁

聊齋志異新評卷五

捉狐

孤翁者余姻家清服之伯兄也素有膽一日晝臥髣髴  
有物登牀遂覺身搖搖如駕雲霧竊意無乃魘狐耶微  
窺物大如貓黃尾而碧嘴自足邊來蠕蠕伏行如恐翁  
寤遂巡附體著足足癢著股股與甫及腹翁驟起按而  
捉之握其項物鳴急莫能脫翁急呼人人以帶繫其腰  
乃執帶之兩端笑曰聞汝善化今注目在此看作如何  
化法言次物忽縮其腹細如管幾脫去翁大愕急力縛  
之則又鼓其腹粗如椀堅不可下力稍懈又縮之翁恐

到于之物  
忽縮忽盈  
妙手空空  
有如蕉鹿

聊齋志異新評卷五 捉狐 七十一

其腕命夫人急殺之。夫人張皇四顧，不知刀之所在。公示以處，此回首則帶在手，如環然，物已渺矣。

斫蟒

胡田村胡姓者，兄弟采樵，深入幽谷，遇巨蟒，兄在前為所吞，弟初駭欲奔，見兄被噬，遂奮怒出樵斧斫蟒首，首傷而吞不已，然頭雖已沒，而肩際不能下，弟急極無計，乃兩手持兄，足力與蟒爭，竟曳兄出，蟒亦負痛去，視兄則鼻耳俱化，奄將氣盡，肩負以行，途中凡十餘息，始至家，醫養半年方愈。至今面目皆癩痕，鼻耳處惟孔存焉。

農人未嘗  
學問且非  
所以要譽  
於鄉黨朋

友也如此  
弟弟乃真  
弟弟

噫，農人中乃有弟弟如此者哉！或言蟒不為害，乃德義所感信然。

野狗

于七之亂，殺人如麻，鄉民李化龍自山中竄歸，值大兵宵進，恐罹災，崑之禍急，無所匿，僵臥於死人之叢，詐作尸，兵過既盡，未敢遽出，忽見關頭斷臂之尸，起立如林，一尸斷首猶連背上，口中作語曰：野狗子來，奈何？羣尸參差應曰：奈何？俄頃，忽然而倒，遂寂無聲。李方驚顫欲起，有一物來，獸首人身，伏噬人首，徧及其腦，李懼匿首。

殺人如麻  
豈果無災  
崑之禍耶  
關頭斷臂  
而猶不免  
于野狗子  
之災曰奈  
何奈何果  
將奈何



尸下物來撥李肩欲得李首李力伏俾不可得物乃推覆尸而移之首見李大懼手索腰下得巨石如椀握之物俯身欲齧李驟起大呼擊其首中嘴物嗥如鴟掩口負痛而奔吐血道上就視之於血中得二齒中曲而端銳長四寸餘懷歸以示人皆不知其何物也

于七 見卷六公炎崑 書久征火丁一岡玉石俱焚注 孫九娘 崑出玉山名岡山脊也言火炎

崑岡不辨玉石之美惡而俱焚之也

### 狐入瓶

萬村石氏之婦崇於狐患之而不能遣扉後有瓶每聞

婦亦有胆  
有識若商  
於人豈能  
得而甘心  
哉

婦翁來狐輒遁匿其中婦窺之熟暗計而不言一日窺入婦急以絮塞其口置釜中燂湯而沸之瓶熱狐呼曰熱甚勿惡作劇婦不語號益急久之無聲拔塞而驗之毛一堆血數點而已

崇 見卷一 惡作劇 見卷二 賈兒 嬰寧

于江

鄉民于江父宿田間為狼所食江時年十六得父遺履悲恨欲死夜俟母寢潛挾鐵錘去眠父死處冀報父讎少間一狼來逡巡嗅之江不動無何搖尾掃其額又漸

誘敵而不  
為敵所動  
老成持重  
是謂將才

較前更因  
險更成謀  
更堅心更  
老氣即強  
有力者未  
能辨此况  
童穉乎嗚  
呼抑何偉

俯首抵其股江迄不動既而權躍直前將乾其額領江  
急以錘擊狼腦立斃起置草中少間又一狼來如前狀  
又斃之臥至中夜杳無至者忽小睡夢父曰殺二物足  
洩我恨然首殺我者其鼻白此都非是江醒堅臥以伺  
之既明無所復得欲曳狼歸恐驚母遂投諸管井而歸  
至夜復往亦無至者如此三四夜忽一狼來齧其足曳  
之以行行數步棘刺肉石傷膚江若死者狼乃置之  
上意將齧腹江驟起錘之仆又連錘之斃細視之真白  
鼻也大喜負之以歸始告母母泣從去探管井得二狼

焉

異史氏曰農家者流乃有此英物耶義烈發於血誠非  
直勇也習亦異焉

管井

見卷四龍飛相公

英物

見卷一玉成

真定女

真定界有孤女方六七歲收養於夫家相居一二年夫  
誘與交而孕腹膨膨而以爲病也告之母母曰動否曰  
動又益異之然以其齒太穉不敢決夫幾生男母歎曰  
不圖拳母竟生錐兒

拳母生錐  
見理不可  
解謂之妖  
異也可

拳母錐兒

世說不意拳母乃生錐兒

焦螟

董侍讀默菴家爲狐所擾瓦礫磚石忽如雹落家人相率奔匿待其闌歇乃敢出操作公患之假祚庭孫司馬第移避之而狐擾猶故一日朝中待漏適言其異大臣或言關東道士焦螟居內城總持勅勒之術頗有效公造廬而請之道士朱書符使歸粘壁上狐竟不懼拋擲猶加焉公復告道士道士怒親詣公家築壇作法俄見一巨狐伏壇下家人受虐已久銜恨甚深一婢近擊之

婢忽仆地氣絕道士曰此物猖獗我尙不能遽服之女子何輕犯爾爾旣而曰可借鞫狐詞亦得哉指咒移時婢忽起長跪道士詰其里居婢作狐言我西域產入都者一才八輩道士曰輩轂下何容爾輩久居可速去狐不荅道士擊案怒曰汝欲梗吾令耶若再遷延法不汝宥狐乃恐怖作色願謹奉教道士又速之婢又仆絕良久始甦俄見白塊滾滾如毬附簷際而行次第追逐頃刻俱去由是遂安

輦轂下三字大得力從昌黎公祭鱷魚文得來

董侍讀默菴

名訥字茲重平原人康熙丁未探花官兵部尚書

祚庭孫司馬

名光祀號湖玉平陰人順待漏見卷五勅勒

治乙未進士官兵部侍郎白于玉業得待罪一二十餘年矣

○輦轂者天子之車輿

京師乃天子一之下

宅妖

長出李翁大司寇之姪也宅多妖異嘗見厦有春橈肉  
紅色甚修潤李故以無此物近撫按之隨手而曲始如  
肉與駭而卻走旋回視則四足移動漸入壁中又見壁  
倚白槌潔澤修長近扶之膩然而倒委蛇入壁移時始  
沒康熙十七年王生俊升設帳其家日暮燈火初張生

著履臥榻上忽見小人長三寸許自外入畧一盤旋卽  
復去少頃荷二小橈設堂中宛如小兒輩用梁黠心所  
製者又頃之二小人昇一棺入僅長四寸許停置撓上  
安厝未已一女子率廝婢數人來率細小如前狀女子  
衰衣麻縷束腰際布裹首以袖掩口嚶嚶而哭聲類巨  
蠅生睥睨良久毛森立如霜被於體因大呼遽走顛牀  
下搖戰莫能起館中人聞聲畢集堂中人物杳然矣

李司寇

見卷六 狐聯 見卷一 嬌娜

靈官

後言此非  
福地則此  
時欲造避  
而心頗意  
者其故可  
知也觸神  
怒而沽臭  
穢宜哉

朝天觀道士某喜吐納之術有翁假寓觀中適同所好  
遂為元友居數年每至郊祭日輒先旬日而去郊後乃  
返道士疑而問之翁曰我兩人莫逆可以實告我狐也  
郊期至則清穢我無所容故行遯耳又一年及期而去  
久不復返疑之一日忽至因問其故荅曰我幾不復見  
子矣曩欲遠避心頗怠視陰溝甚隱遂潛伏卷囊下不  
意靈官糞除至此瞥為所睹憤欲加鞭余懼而逃靈官  
追逐甚急至黃河上瀕將及矣大窘無計竄伏溷中神  
惡其穢始返身去既出臭惡沾染不可復遊人世乃投

水自濯訖又蟄隱穴中幾百日垢濁始淨今來相別兼  
以致囑君亦宜引身他去大劫將來此非福地也言已  
辭去道士依言別徙未幾而有甲申之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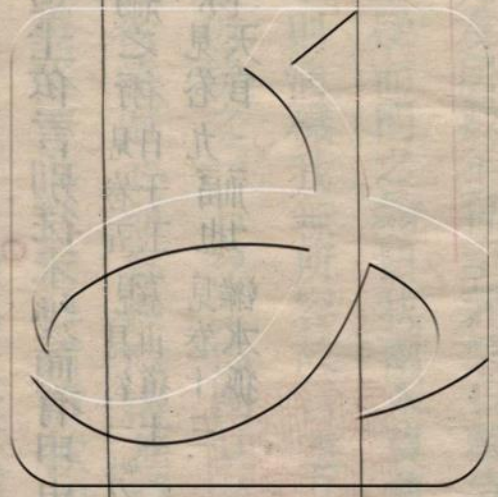
吐納之術見卷五觀見卷一草見卷二卷糞  
糞除見卷九福地見卷十三濼水狐  
天官



聊齋志異新評卷十五終



... 卷十五



... 卷十五 ... 耳... 卷十五

